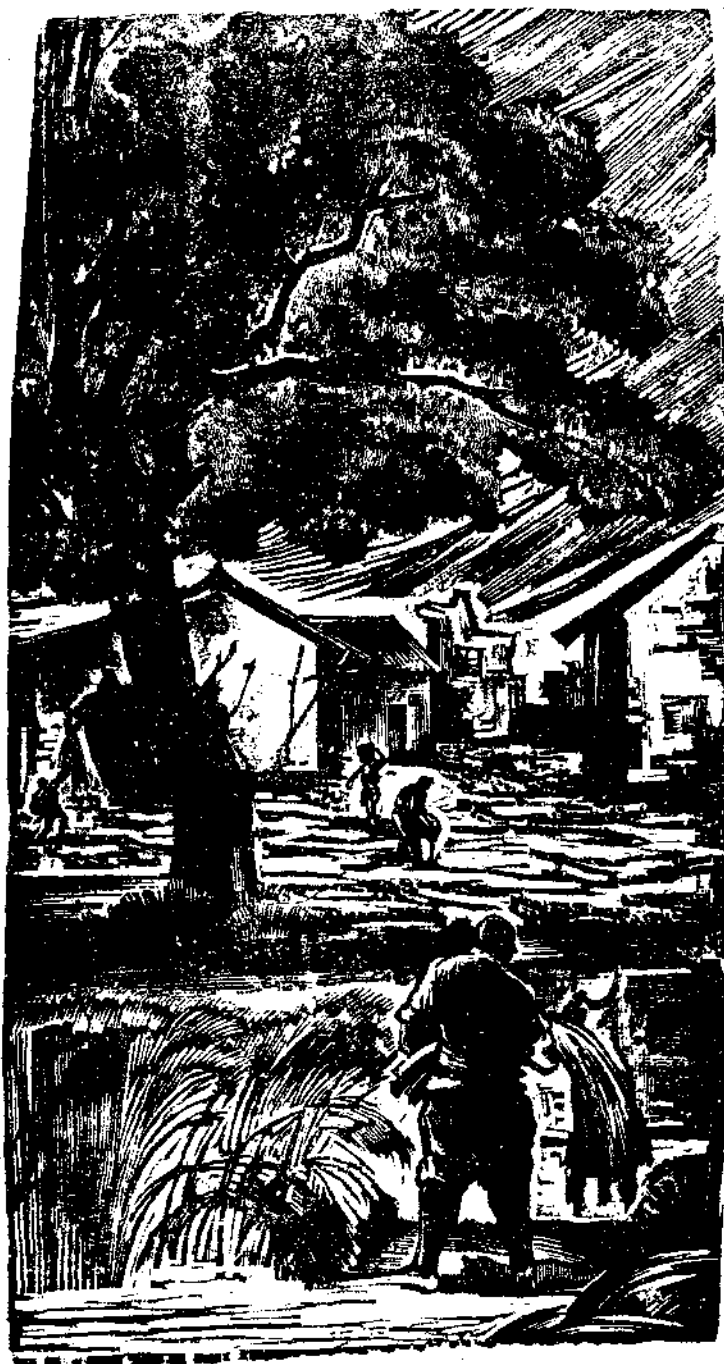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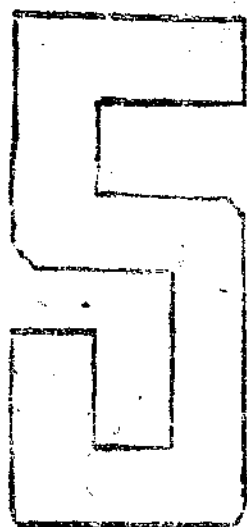


# 現代文藝

第三卷 第五期

中國戰時文藝協會



田心潔：吳柏榮

田濤：腿的故事

靜聞：文藝斷想

施稔：鬥牛

陞進出版社發行



## 第三卷·第五期 目錄

小說

吳柏榮

田心潔〔一六五〕

腿的故事

田濤〔一八〇〕

七小姐

郁天〔一九〇〕

雜感

文藝斷想

靜閣〔一七一〕

李陵與周作人

相陵〔一九八〕

散文

門牛

施稔〔一七一〕

橋

郭風〔一八七〕

詩選

我在嘉陵江岸上

姚奔〔一八七〕

磨

彭燕郊〔一九八〕

溪晚

鄒綠芷〔一九九〕

長篇連載

馬來亞的狂人

S. 橋威格作  
陳占元譯〔二〇一〕

編後記

編者〔二〇〇〕

收穫(木刻)

萬湜思〔封面〕

# 現代文藝

第三卷·第五期

民國三十年八月廿五日出版

永安 南平

編輯者 改進出版社

長汀 沙縣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定價	預 定				每冊	零售	每月
	全年	九個月	半年	三個月			
本省	五元	四元	二元五角	一元五角	五角	本省	一元
外省	五元	四元	二元五角	一元五角	五角	外省	一元
國外	十元	八元	五元	三元	一元	國外	一元

凡郵匯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但以一角以內者為限。

# 吳柏榮

田心潔

吳柏榮不安地把身子在椅上動一動，眼睛很焦灼地盯住太太的臉：

「這兩天×市逃來的難民越多了。唉——聽說昨天半夜裏甲長都在保長家里開會，限定三天要把小路挖爛。」

吳大娘子正在桌上切瓜，突地把雙靈活的手在瓜上凝住，同情地對丈夫掉過臉來。

吳柏榮覺得屋里的東西都變暗了些，桌上的茶杯也沒有先前白亮了。

「唉——」他愁苦地擺着頭。「戰事一定打得不大好，一定……」

吳大娘子嘆了口氣，正要低下頭去，勃——勃——勃鍋裏突地響起來。她的「尖尖脚」很快地車上兩步，揭開鍋蓋一看，接着「把把頭」上的銀簪子朝旁一閃：

「秋蘭，來瀝飯！」

立刻就看見女兒從書房里走過來，一條烏黑的大辮子在白褂上一幌一幌的。寶兒這懶東西，也跟姐姐一跳一蹦地跑出來了。做父親的把雙眼睛睜得更圓了些，厚嘴唇朝前一撮：

「是那個賊的你！還不讀你的書去！——一本『學而』讀上半年——一餐飯就恨不得到

口！」

兒子嚇了一跳——楞了一會兒。這孩子畢竟有點規矩，仍然回到書房去了。只是硬着背脊一步一步的，有點不成樣子！

銅煙嘴靜靜地擱在黃牙齒間：忘了吸。太太洗碗筷的聲音，他也沒有聽得入耳。在他的想像裏接二連三的東西在奔跑：一莊良好的水田跑過了，接着又跑過一片茶山，又是借券，肉豬……竹園……房屋。牠們越跑越遠，漸漸模糊不見，漸漸化為烏有了。

篤篤篤地磕清了煙斗，又慢吞吞地再裝上一杯，緊皺一下眉：

「逃是不能逃的，一逃不成了個窮光蛋！」

他見早飯還不成，就向外走去：看甲長那裏消息怎樣。

恰恰在半途同甲長碰了面，那個先招呼他：

「榮伯伯我正來找你人家的——今天又要挖路，又要替難民收米，真會累死人！」

甲長是他的族姪，平日有什麼事是離不了他榮伯伯的。榮伯伯停住腳立刻就問：

「呃，這兩天×市那面的戰事怎樣，你聽

到的確消息沒有？」

「可惜別人只曉得上面的命令是限定三天把見白的路都挖爛。再就是甲上被攤了兩谷米，救濟難民的；請榮伯伯作主分派一下。」

他覺得形勢一定危急得很，五臟都似乎往下一沉。

「這兩谷米到底怎樣派法？你人家看——」甲長急忙地問。

「隨便你派一下就算數，」他好像有點不耐煩的樣子。「多派少派那個會敢反對！這橫直沒有一定的章程的。」

「不管反對不反對，總之，求你人家替我攤派一下。」

他凝了一下神，想起報紙上常說的百姓應出錢出力的話來，同時也想起了那些難民的可憐相，覺得自己多少出點米才好，可是他不能

够出：在本甲上每次的小捐款，他都是佔便宜的，這次一出，以後不出反覺不好。於是他就隨口替姪兒分派了一下。並且叮囑說：

「……出錢出力，是老百姓應該的，你把這些道理說把他們聽，出點米救救難民，也是孔孟救人救天下的道理。」吐了口唾沫。「至於我自己呢，本來出幾斗米不算回事，但是我的情形不同，我平日也給了他們些好處，他們也都知道的。……」

他看到別人還沒等自己的話說完，就車過半邊身子去，他知道那傢伙很忙，祇好把出錢出力的道理又說了兩句，就走回來了。心理却

總爲時局焦灼着。

吃過早飯，又到李老三家裏去看報。一眼瞥見李太太們清理衣物，他心裏就一跳：難道他們就要走？

「時局這樣不好，你到底走不走？」李老三把他引到書房裏。

他怔了一下，眼皮發兩震，額際上起了兩道直紋：

「走。——噴，走到那裏去呢？你就要走了嗎？」

「我打算初六的到城裏，再坐船到××去。我看你還是走了的好，——同我們一路走。你看呢？」

他心裏立刻起了一陣孤零零的感覺：有田有土的人都要走，自己以後在地方上就更要被別人注意，捐款一類的事自己就更吃虧了。

「呃，」他把臉對老三一偏，放低了聲音，非常關心地說，「我看你不一定走得這樣早吧，日本人不一定會來，——聽說××上面，谷米又貴，又不安靜，逃起去也不是辦法，——萬一日本人來了，與我們老百姓也不相干涉，最多不過躲幾天算數，我看你頂好暫時不要走。」

別人摸摸黃色的絡腮鬚，大聲地打斷了他的忠告：

「我已經決定了。你看我一家子七八口人，不早點走怎麼辦。」

「你走了你家裏又怎麼辦呢？——看看又

快要割稻了。」他把「家裏」兩字說得格外重。

「嗨，」絡腮鬚子一抖，「這樣的世界，還能顧到家裏不家裏！……家裏的事我已託付別人，將來能回家就回家，萬分不能回家，就在外面做點小生意餬口。……總之，要我在日本人面前受罪我是不幹的。」

突地狗子在門外汪汪地叫起來，把老三的話也吞沒了。接着又聽見一個老婆婆的喊叫：

「發財的老爺！求個打發，發……」

李老三叫女兒滿滿地端了一飯碗米。吳柏榮又趁機說了一句：

「我總覺得逃到別處不是辦法：這婆婆也一定是別處逃難來的，聽口音就不是本地人。」

接着他找出幾張××民報，掄着眼珠很費力地看了老大一會。有兩張上找花了眼睛也找不出××市那面的消息來。另一張雖然說了幾句，也是模模糊糊看不出個明堂。他又失望又不耐煩，把報紙朝桌面一丟：

「一點消息也看不出，這個報辦起有屁用！」

告辭出來，想起從今天起各甲就要挖路，自己在余甲長那甲的一坵田，不知田蔭能保不能保。他特意繞過一個山嘴，跑到那塊田邊，見沒有人來挖，心里才舒服。

田裏的谷子有的成了梅子黃，有的還是綠色。稻花香隨着微風一陣陣向鼻裏撲。

「唉，今年的年成倒是很好的呀。」

「回家就告訴太太。」

「李老三初六就要走了。」  
太太臉色沉了一下，皺起眉頭晒衣服，嘴唇一動，似乎要說什麼，可是又緊緊地閉住了。女兒肩起衣簍，輕輕嘆口氣，也把頭低了下去。

他很愁悶地吸燃一斗煙，唉，簡直尋得吸不得了。——然而在節衣縮食的抗戰期中，霉點兒也沒什麼關係。何況而今的煙濕到一塊八角錢一斤，幸喜前月多買了一點哩。

吸過了兩斗煙，太太還在晒衣，她微黑的臉皮被太陽光灼成了淡淡的紅色。雖說是上了四十歲的人，但樣子實在要年青些。穿一身土藍布衣，又樸素，又健康。

這使他想起前兩天那個難民老媽子的話來。——老媽是從××市逃來的，她有一個剛十五歲的女兒，被三個日本兵朝菜園裏拖，她丈夫忿忿地追過去，砰地一槍就被打死在菜園上了。

他的視線剛剛從太太臉上移開，眼前的東西都恍恍惚惚地旋了一下，想像着幾個兇惡的日本兵跑來，一個鼓起血紅的眼珠把刺刀直對着他的喉嚨；一個跟着太太朝房裏趕去，一下子就聽見兩聲哀號：「救命！救命！」這邊房裏，一個抱起女兒的腿，一個扭着女兒的那縷黑辮子……

他定睛地對周圍瞥了一眼，太太已晒完衣

，一面用衣襟揩着鼻尖的汗，一面走來了。他把頭搖了兩搖，極力把剛才的幻想趕開，然而這幻想却緊緊抓住了他。

「唉，」太太一進來就沮喪着臉，問，「別人都要走我們怎麼辦呢。」

沉默。

一朵烏雲拚命地把日頭遮住，階前變成一團陰暗的影子，無情的風把那鮮紅的石榴花也吹得跌到簷前來了。籬外小鳥啾啾咕咕，好像無數聲的歎息。

他低下頭，用指甲在刺得光光的頭皮上搔了好大一會，才慢慢抬起頭來：

「跑到別處去是不行的，除非我們把田呀屋的都不要。——不過我們總要躲一下，尤其你們女人露不得面，一露面就不得開銷。」

太太似乎沒有注意到他後面的話，只是說：

「光說出呀屋的怎麼樣呢，難道我們的性命不要緊些？」

太太今天特別嘮叨，不由得他不惡狠狠地說了一句：

「那個說你的性命不要緊！」

兩人都閉住了嘴。一會兒，吳大娘子才輕聲解釋：

「你怎麼這大的火氣呢，」略停一下。「我不過心焦兩個孩子，心焦你，我自己橫直只有一條性命——」

兩頭肥大的花毛豬從門外跑來，前面的一

頭繞着吳大娘子的腿嚶嚶地哼叫，後面的一頭也擺尾翹嘴地仰望着主婦。吳大娘子只得站起身。

他看到太太一面端起瓢瓜把豬食，一面失神地想什麼，眼睫毛也不動一下，他的心裏不覺淒苦起來：太太跟他二十多年，不愛穿，不愛吃，罵她幾句，她也不回嘴，只是胆子小了一點，——然而究竟是一個能治家的人。

「我看，」等太太又坐下時，他聲音也低了些。「我們家裏隔縣城三十多里，又多山，就是日本人來了，也不會常到鄉裏來，——不過他們過路的時候，我們非在附近山上躲幾天不可。」

「這樣光光的山頭躲得住呀。」

不錯，附近的山都是光禿禿的：那些不務正業的傢伙，有一根樹就偷一根樹，真該殺！

他不禁打了個寒顫，因為女兒從門外走了進來，眉清目秀的，雖然還沒滿十四歲，却成了一個大人樣子了。

正想得入神，突然看見太太的手很有彈性的一閃。他把上身一仰，同時也聽到這麼半句話：「……打個洞。」

他老早就想打一個洞的。挖好洞把谷米搬些進去，裏面安好床鋪鍋灶。日本人來了，就全家子躲進去。——到了夜裏，也好偷偷地爬出來，探一探家像成了個什麼樣子。不過有時覺得這也未必可靠，尤其一在洞裏燒飯，就會

胃出煙來。

他彎了兩下眼皮，一面裝煙一面噓了口氣：「打洞也似乎不大妥。」

「總比不打好一點，」太太看着他的臉色。他想了一會兒，輕輕歎一口氣：

「還是過兩天再看吧。」

第二天上午，他戴上那頂半舊的十八圍的草帽，把稻推子朝肩上一擱，想到石橋去打聽一下消息。順便也推一推稻，免得被牛牲口踐踏。還有那塊當路的田塍也得去照應一下。

他剛剛跨出門，兩頭豬就擺尾擺尾地跑來。假使是在平時，他一定要在豬背脊上用指頭按幾按，看肉長緊些沒有的，然而現在他沒有這心情——不過也非對太太交代一聲不可：

「同秋蘭兩個多磨點豬食，把豬早點催胖。」

到了下塔，一眼看見的差不多都是一生辛辛苦苦留下的產業。他越走近自己的田邊，好像自己就越長得偉大了些，身體也就越覺輕飄；而那一望無際的微黃的深綠的谷穗子，就組成了一片彩色的雲，一步步的向上浮起，把這位鴻福齊天的主人翁高高地捧到空中，使他全身心都好像輪在搖籃裏一樣愉快。可是突然這

雲就想：「日本人怕要來！」隨着這片無際的彩雲紛紛破裂，把這位主人翁跌到地上來了。

他痛苦地皺了一下眉頭，唉，日本鬼該不會來吧？不過——

「萬一日本人要來也不要緊，只要自己能

臨機應變，不要跑開，這些東西是不會落到別人掌心裏去的。」

「起來，起來，」幾個看牛孩子從山坡上送來一陣歌聲。他側起耳朵聽了一下，又對那邊罵了一句：「這些小雜種倒快活！」

他小心地推過兩條田腔的田稻，又繞過一個山嘴，朝前一望，一羣赤身露臂的傢伙正在挖他的那條田腔，他好像皮球撞在石塊上一樣立刻氣得跳起來：

「唉！一條好好的田腔挖得不成一點樣子了！」

他瞪着冒火的眼珠，滿臉成了青色。很快地揀上幾十步，稻推子一下摔到了田角。一面向前捲衣袖，對那個穿黃軍服的余甲長蹙着雙黑而大的手掌，聲音像雷一樣吼：

「嘿！把個田腔挖得稀爛稀爛……呢，難道日本人要來，把田挖爛了他就不來了嗎！哎，這……」

他沒聽清甲長對他說句什麼，只見一隻黃色的袖子朝東方一指。他順着拳頭望過去，沿路都有人在挖。

「不相干！」他即刻又把眼光收回來。

「你人家不要吵，」余甲長溫和地說。「上面的命令，我們不得不照着做。別人的都挖，留下你人家的不挖，這不僅違了命令，就是別人也要說空話的。」

「呢，就是要挖——這當然是命令，可是也不要挖成這個樣子，挖得水不能裝，這不成

了塊廢田嗎？」

卜卜卜，卜卜卜！他聽到民伙們的挖土聲，心里好像有刀在一下下的割。他恨不得迫令那些赤身露臂的傢伙都住手。

「你老人家不信，請看看我自己的那塊牛角坵——我是怕別人講空話，先就挖爛了自己的田腔，然後才挖別人的，」甲長說。

這才使吳柏榮記起甲長自己的田來。他對那邊望了一下，牛角坵的田腔真的挖得同這塊的一樣了。別人那樣認真，他覺得不好再說什麼了，可是他心裏總恨別人不通人情。

甲長轉到別人田腔上去了。吳柏榮呆立了一會兒，又惱怒，又沒面子。偶爾對民伙們望了一眼，有兩個恰恰含着敵意似的在瞧他。

「都不是些好東西！」他暗暗地罵。「要錢要米時就小得像兒龜子……哼，除非世界真的變了，以後再不求到我面前來！」

他很想每個給他兩耳光，然而又覺得大可不必。等他慢慢走到田角時，他才發現田裏的谷穗子被土蒙了好大一片了。不田得他踩着腳對民伙們大罵起來：

「混帳東西！老子的東西都隨便糟蹋起來了，是那個瞎了眼的雜種倒的土，替老子站出來！」

民伙都低下頭不答腔。他走下田，把那些被土蒙了的谷穗子都用手一緋一緋地扶得豎起來，嘴裏仍在咕哩咕哩的：「混蛋……雜種……」

一直走到了石橋，他的氣還沒有完全平下去：「哎，世界一變，什麼都不講道理了。」

好，隨他去罷，挖爛塊把田總窮不死人！石橋茶館裏的老板娘，一見他就站起身殷勤地笑着：

「你人家幾時走呀？」

「走——」他把稻推子放下來。「走倒想走，就是沒有錢。」

「哈，你人家都說沒有錢，那——」他臉色一板，右手着力橫了下手，連忙分辯說：

「看那裏來的錢！你我併頭近腦還會不曉得？雖然一年收幾粒谷，現在布匹油鹽，那樣不漲十多倍，幾粒谷好做什麼！」停了一下又補充一句。「現在真是『火燒烏龜肚裏痛』，窮得說不出口。」

別人笑了笑對他說：

「你人家雖說是『火燒烏龜肚裏痛』，別人却說你老人家殷實得很哩。」

「是那個講的？是那個講的？」他忿忿地問。

別人只是笑。

他連忙把話岔上去：

「呢，這兩天×市那面的戰事到底打得怎樣？你們在大路邊是能聽到的確消息的。」

「聽說我們的軍隊都退過江來了。」

「什麼！」這個消息使他全身感到一陣冷，好像冬天掉下水池裏一樣。眉毛皺得短了許多

，臉也變得灰暗，兩片嘴唇振得鉄緊，這世都不再再張開似的。

等別人又解釋了一句：這消息的確不的確還不一定。他又才慢慢把背脊骨挺直，臉皮也活潑了點兒。

「呃，」沉吟一會，他問，「這兩天朝X市那面開去的兵隊多不多？」

「今天早晨也有兩連人開過去，」老板娘答。

他的頭不由地點了兩點：只要還有軍隊開過去，隔十兩百多里，至少三五天之內是會打到這裏來的。

「從裏面抬出來的傷兵呢？」  
然而關於傷兵的回答，就有些使他不放心。

轉身時，雖然離開石橋已一里多路，但老板娘的那句話仍然在耳邊響：「你人家幾時走呀。」

不錯，「君子不立乎危牆之下」，在家裏是有些危險的。但是一家四口，跑到別處怎樣生活呢。

「總之，」他對自己說，「走是不能走的。『死生有命』，萬一要怎樣，就逃到外國也逃不脫。而且我們是積善之家，從沒有刻薄別人一點。」

他低着頭高一步低一步地不覺又到自己的田邊了。谷穗子都昂頭擺腦很親切地迎接這位主人。這使他愁苦的心裏起了一陣軟綿綿的味

道，同時却覺得更凄苦了些。他立住脚，眼巴巴地對田中出了老大一會神，不禁輕輕嘆息：「唉，黃谷，黃谷——萬一日本人要來，也要等把稻收到割了才好。」

真是的，日本人不會向這方進攻也不可知道，這裏又不是什麼「金城湯池」，有什麼值得牠們來爭；何況我國的軍隊又多，也有大敵，也有飛機。僅就這一條路上說，過的軍隊也不知有多少萬。哼，說不定不久之間，又會來一次更大的「X X大捷」。

一個不願出難民米的寡婦在他家裏等候着，還沒有等他坐好，就哀求他到甲長那裏說好話。

嘿！這婦人簡直不懂事！在別人面前這麼囉囉嗦嗦的。他用昂起的頭一面畫着圓圈一面開導說：

「你真是婦人家的見識！你曉得這是什麼時局！現在什麼都是國家的，出點米就是多點少點又有什麼講的。」聲音更提高了些。「我告訴你，這些那些都是小，我們唯一的，只望日本人不打到這裏來。」

可是他總還有別的心事。下午又同太太商量了一會，總無辦法。他憂憂愁愁的晚飯也吃不下，連以前每晚照例的工作——限寶兒背誦「學而」——也不再過問了。

到了十一那天，消息更惡劣。滿村都紛紛傳說起來，有的說日本人隔這里不上兩百里了

，有的說隔這里只有一百五十里的地方已有日本的便衣隊出現，而更可怕的是說本地也有地痞流氓同日本軍接了頭，預備做「裏應外合」。

李老三早走了，張四爺也走了，就是胆大的趙七瞎子現在也走了。抬過路的傷兵也一天天加多。

吳柏榮更加慌張起來，眼睛陷得像兩個窟窿。兩頰也瘦得可以放下一個李子去。

他幾處地方打聽所謂日本便衣隊呀地痞流氓呀那些傳說是不是真實的，可是結果一點也弄不清。他并希望這些都是些無稽之談，並且他也這樣猜想，然而他的心總是重甸甸的越沉了下去，而眼前也越成了一團模糊的黑影。

「唉，縣政府幹甚麼的？難道盡是些飯桶！——不管這是不是謠言，縣政府總應該派人下鄉以防萬一呀：唉，『甯作太平犬，毋為亂世民』！」

他急急忙忙地回到家裏，一手捧下那頂草帽，傷心地對太太望了望，眼說說：

「我們怎樣開銷呢？」  
「別人怎麼說的？」太太吃驚地問。  
「總之不好就是的：日本便衣隊隔這里不遠了也不曉得——那個弄得清。」他雖聽別人說便衣隊隔這里還有一百多里，但他却覺得大禍就要臨頭一樣。

太太很凄苦地望着他，沒有說一個字。

兩對陰慘慘的眼睛呆呆地對了分把鐘，他才慢慢地把視線移開，不料又看女兒那付悶損

的臉孔，他鼻頭禁不住酸了一酸。他覺得明天也不必去寶兒上學去了，這世界過一天，何必要他吃那個苦。

三個人和默默的，階前是死一般的寂靜，只石榴樹葉發出一陣淒涼的嘆息。鄰家的黃牛斷續的哀鳴，好像有人在拿索勒牠的頸子。

他站起來吸燃一斗煙，默默地想：

「日本人也真可惡！爲什麼要殺老百姓，爲什麼要燒百姓的房子！難道就光光爭塊地方，完全不要百姓的？」

他覺得更可怕的，要算那些地痞流氓。可惜李老三們都走了，不然大家很可以組織一個自衛隊。他想到保長建個議，要保上把日衛隊成立起來。

盤緊眉頭呆呆地想了個高：打個土祠嗎？順從日本人嗎？或者把女兒同兒子送到較遠的親戚家去？總覺得都不是妥當的辦法，都不能保全家產同性命。

他對太太看一眼，太太仍然是癡呆愁苦的樣子，一點也不能替他想點辦法。他不覺有些不平起來。

「唉，」他頭一搖，「這樣的世界，倒是弄一餐吃一餐的人舒服些，他們要非就走，就是不走也不要緊，橫直一個窮光蛋。」

他忿忿地站起來，把身子擺了兩下，好像要一步跨出門，什麼都不顧。但是不一會，却又同太太關着房門，把一些值錢的衣服布匹都好好的收藏了一番，一個文契箱子也特別細心

地放到床頭來了。

現在不得不權且挖個洞了。

他想如果有個堰塘滿滿的是水，堰塘很高而又生上密密層層的竹叢，在塘上橫挖一個洞進去：上上有竹叢掩護，下面有水，人從木梯上進洞，然後把梯子朝水中一插，一點形跡也不露，那就好極了。——然而可惜得很，附近沒有這樣的地方。

「我們就挖在屋後山窩裏，」太太說。

「不行！——他把頭一擺，「不行！隔家裏太遠了，『遠水難救近火』，要能够照顧到家裏的地方才好。」

歸根結蒂，還是覺得在竹園裏的好。於是拿着煙管，一個人走到竹園中，對這邊打量一番，又對那邊打量一番。在一個角落有一座古塚，水竹生得特別密，綠葉子好像雲朵一樣把天空遮了一邊，太陽光也莫想探進頭來。

「呵，就在這坎上好了！」

他側起身子攢進了竹叢，用煙管在壩上橫橫直直地量了老大一會，竹葉被搖得叟叟的響。這個地方直陰暗，連自己的手臂也成了灰色。他不覺鬆了口氣，咽了點幾點：

「很好，很好，這裏真是神不知鬼不曉的。」

從這天起，夜深時，這個坎壩上就發出一陣卜卜的挖土聲來，棲宿在竹叢的小鳥都嚇得吱吱的叫着向屋後飛走了。

他現在的胆子也小了許多，當吃晚飯時，

突然聽到一聲——砰！這使他駭了一跳，連忙丟下碗筷來，然能接着又不禁自己好笑：「這不是黃獺子放鎗打鳥嗎。」不過他明明知道這是黃獺子，明明知道日本便衣隊不會來得這樣快，然而他總要外面望一眼，看他一個清白。

「簡直不知道死活！這樣的世界還敢放鎗。」

幾天之後，聽說第×師的軍隊會開來駐防，也聽到鄉公所奉令組織自衛團，保護本地方。他打聽確實之後，眼睛也喜得亮了些，手掌在膝蓋上拍了幾下：

「暫時是不要緊的，至少一把稻是可以安安靜靜割進來。」

「來，」他喊太太。「我們搬些木柴到堂屋裏去。」

「怎麼？」太太楞住了。

「我們把堂屋塞住了，免得兼兵。」

他把堂屋塞滿了的木柴，並且把窗子也用木板釘了，使屋內弄得又髒又暗。階簷上也堆滿了的破爛傢伙。並且還囑咐女兒一句：

「這兩大階前面，屋內，都不要打掃，記得嗎？」

等他弄得如意時，光光的頭頂以及臉上的汗珠子，就雨點一樣往下流了。

（完）



# 文藝斷想 靜聞

## 鬥牛

施稔

據說古代希臘人軍隊出征的時候，詩人常站在前頭。

這是詩人職能最好的象徵。

當自然還威脅着大多數人生活的時候，對它唱出頌歌的詩人，是自私或無智的。

文章關氣運。

這氣運，就是客觀的歷史法則在古人眼中反映了的模糊影子。

諺語，是民衆富於智慧和文學才能的有力證人。

在中國的詩論史上，批評家對於作者的特殊風格，遠不如對於那傳統風格的重視。

風格是作家思想的寫影。

詩人必須兼有兒童的直觀和哲學家的透視。

有人說，藝術和「普遍」是根本矛盾的。

人類有時是殘忍得近乎愚蠢的。歷史上每多大屠殺的記載，那酷烈的情形，直到現在看了還能使人不寒而慄。並且，爲了取樂或賭博，還引使小動物相鬥，如見於中國古籍上的鬥鴨、鬥鵝、鬥蠶（蟋蟀，又名促織）等等。鴨也可以使之相鬥，近來是不大聽到的了，最流行的鬥蟋蟀。據說有些地方還有鬥狗，和鬥鵝鬥蟋蟀一樣的，也是賭博的一種。

雞和狗的相鬥，是鄉間極常見的。不過那是它們自己的利害衝突，如對異性的角逐或對食物的爭奪，並不是人的佈置。記得在童年時，很害怕狗的相鬥而最喜歡雞的相鬥。那自然因爲狗的體軀較大，出相較兇，唯恐其殃及自己；而雞則是小動物，只要一舉腳便可以把它們驅散的。不過即使是小動物的相鬥，有時那情形也真慘烈。往往在開始時看得津津有味，一到雙方皮破血流，羽毛零落，便不忍再看下去，只得把它們驅散了事。

此外還有鬥牛。在溪邊或山上看牛的時候，如果是壯牛，一不小心，牠們自己便會鬥起來的。牛的體軀比狗更大，但我們小孩子並不害怕；我們對牛親近慣了。不過這樣的鬥牛，說不到技巧，也沒有特別排場。流行在我的故鄉的還有着一種——是人爲的，有大排場的。

談到鬥牛，很容易使人想到西班牙的有名的鬥牛，被記載於歷史與被描寫於文藝作品上的很不少。但那是牛和人鬥。波蘭小說家亨利·顯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在他的名著「你往何處去」（*Quo Vadis, Dunina?*）里，以歷史上的事實，敘述羅馬該撒奈龍（Neron）的殺戮基督教徒的慘酷情形，內中也有一段關於鬥牛的可怕的描寫，說是將少女赤身縛在野牛角上，任牠舐死，云云。真是使人毛骨聳然。我的故鄉的鬥牛的習俗，由來究竟怎樣，未曾查閱過文獻記載，不得而知，但記憶中的情形，是並不怎樣可怕的，而作用也僅在於敬神——而且據說還可以解除地方上的殺氣，就是鬥過了牛，人與人之間的糾紛便會因之減少或消滅；雖然事實上倒往往爲了牛與牛的相鬥，結果却引出了人與人的相鬥。

宋輝傑「負隅野錄」中記鬥蟋蟀之喜曰：「鬥蠶之戲，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鑿象牙

其實，這種矛盾，只是出現在某一定歷史階段中的病態。

在原始社會裏，藝術是普遍的，在未來的社會裏也將是這樣。

△ 「詩的真實，」是從現實的真實中提煉出來的。

△ 靠典故表現情思的作家，等於靠拐杖走路的老人。

△ 青年人所耽讀有作品，每每使壯年人厭倦。

△ 中國人坐了兩三千年的牢，却沒有一部描寫牢獄生活的動人作品。

△ 最初的寓言，決不是一種幻想的文學。它產生於人的活動和動物密切地關聯着的社會裏。

△ 因為他們充分地熟悉動物的生活習性，所以能夠從那裏引出倫理或哲學的主題，編成簡練巧妙的故事。

△ 從純粹的文藝批評家轉到戰鬥的社會批評家，這是近代有良心的智識分子一種自然的蛻變過程。

△ 拉斯金是這樣走過的，羅曼羅蘭是這樣走

為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這情形倒和我故鄉的鬥牛有相似之處。用以相鬥的牛，業已不復是負犁轉磨的牛了，牠們把戰鬥當作專業，如像我們現在表演武術的猜師或走江湖的賣藝漢。所不同者，猜師的表演武術和賣藝漢的真刀真槍的對打，很多時候是扮的假戲，但牛的相鬥却總是真的；牠們究竟及不上萬物之靈的人：知道用假戲來騙取觀眾的喝彩和施捨。此種以戰鬥為專業的牛，最初自然也是曾經負過犁，轉過磨的，不過以偶然的機會，被人發現，試着鬥鬥看，結果認為前途頗可造就，這才正式牽到鬥牛場去進「龍門」——不消說，一進龍門，便身價百倍了。於是，按照牠的相貌或技巧，給牠取了確當的名字，不僅不再做負犁轉磨的苦工，而且享受起人們的供奉與優待，那情形便和天寶間長安富人所養的蟋蟀相似了。雖說沒有象牙的籠，一喙也沒有「萬金之資」，但潔淨的房間，特別寬大的牛欄；如果是名牛，在夏天有防蠅的帳子，有牧童手里的驅暑的扇子；每日有按餐的糯米粥和上等陳酒，臨鬥期則有桂圓湯，雅片丸……和那同類的苦工們的青草竹筴相比較，真是難免要興「不平莫甚」的慨歎的了。

普通的耕牛，除去自己的皮血肉之外，是身無長物的。就是那條與人間的鏢鏢相似的繩子吧，按照鄉間的規矩，所謂「賣牛留條繩」，在出賣的時候依然歸老主人留下。但鬥牛（意云鬥的牛）却不然，牠非但享受特好，隨身還有自己的「嫁裝」。鬥牛都是壯牛，而且牠雖然也要從舊主人賣給新主人，但也究竟不是被招贖馬，然什麼會有「嫁裝」呢？而且，新舊牛主人也就以「親家」相稱，難道是認牛為子女嗎？當新主人向舊主人交付牛價的時候，照例是要擺酒席的。我也曾經有過參加這種酒席的榮幸。新舊兩主人禮貌彬彬，這個舉起杯來說：「親家，你乾一杯！」那個便拱起手：「親家，討福了，我紅了，你自己乾一杯！」旁人也毫不以為奇，習慣成自然了。其實，所謂「嫁裝」者，是掛在角上的紫滿着絨球的金冠，鋪架在背上的大紅綢和四面繡虎繪龍的英雄旗，以及上戰場時應用的皮假套和紅漆的牛梯，此外還有作為榮譽的標識的大帥旗，等等。不過末一項却不能隨便採用，必須在某一個戰場上掛過無敵帥的牛，才能享受這難得的榮譽，所以如果一匹牛而能有幾面大帥旗，那就表示牠是曾經無敵過好幾個戰場的名將。掛過師的名牛，在十幾年前，牠的身價大概在一五百元左右，但為了好聽，往往以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大洋換作小洋計算，那數目便很可觀了。

跟人類的社會一樣，鬥牛也有「流」和「等」。第一流的牛只肯和同流的牛相配角，正如上等人只肯和同等的人相應酬一樣。但有時，彼此牛主人感情好，你的第二流的牛所表現的戰

過的，廚川白村也是這樣走過的。

古典主義的批評家，只信任着手上一定的規準，科學的批評家却完全毀棄它。

最通達的批評家，不否定規準，更不濫用無效的規準。

從窗子裏去看世界和從高曠地方去看世界，結果自然是不同的。

多數作家都安於自己所站的位置，只有極少數的作家知道怎樣去尋找宜於瞭望的位置。

年青的作家多不能瞭解簡潔文體的美。結果，在他們的創作上，往往詞浮於意或語詞凌亂。

一個作家文學的潔癖發展到極點，只有使他成爲一無所事的游民。

我希望看到一種真實的文藝心理學。

它能够切實幫助我們瞭解文藝創作及欣賞的過程，而不是把我們從常識的境地，拋進某種神祕學說的濃霧中。

在社會生活越緊張的時候，文學越容易顯出它正當的機能。

紀德終竟是紀德。

績也不錯，那麼爲了提拔你，我的第一流的牛也可以破例和你配一次角，使你的第二流的牛能因此擠入第一流之林。在相反的情形下，某家的第二流的牛在同流里而鬥到無敵了，但第一流的又不肯和他配角，這可怎樣辦呢？要是牛主人大胆，他可以打起鑼，牽着自己的牛在場里走來走去，其意若曰：「誰敢和我來配一角？」這種舉動名之曰「揚場」。如果在第一流的牛主人之中有人瞧不過眼，竟然牽出自己的牛來和他去配角，用意自然是想把他打敗的，但結果對方竟不敗，那麼那第二流的牛也便將被人認作是第一流的了。不消說，在戰場上敗績了的第一流，同流的牛不願再和他配角，則他也只好自認降級。

無論是從第一流到第四、五流，每一匹牛都有自己的名字。這種名字的來由，大別之有二：其一是從其形相，其二是從其戰鬥技巧。前者如毛色黃的謂之「黃虎」或「黃龍」；角長而尖的，謂之「大叉」或「小叉」。後者則如喜以頭向對方猛撞的，謂之「飛龍撞」；善於縱身將全自己的全部重量掛壓在對方頭上而使之疲乏的，便謂之「四脚掛」；一下場便如像流星一般直向對方猛撲過去的，也便謂之「流星撞」；等等。不過很多的情形，有將兩者的特點混合而給牠命名的，如「黃虎撞」或「黃龍掛」便是。最饒興味的，是因其性子而起的名字。記得童年時有一次本保殿與角，隣村有一家富戶買來一匹名叫「白腳花且」的牛。爲什麼會被叫做「白腳花且」的呢？大家趕去看，原來那牛渾身烏黑，毛色光澤如油，獨有四隻腳上長着一圈白毛，走路時彷彿是四個白繡珠在滾動。而且牠的性子也可驚地文靜，全不像別的名牛那樣要用十八二十把麻繩，不斷的嗚吼掙扎，很難制服；牠却只須用細細的紅絲帶作繩，雖然也有十多把，不過那是完全爲了壯觀，並不是用以限制牠的自由。嗚聲也不大，善解人意到難以置信的程度。然而，牠却享有着「大帥旗」。

鬥牛的身價那麼高，供奉又那麼化費，不是只有富戶才買得起養得成嗎？——那又是不盡然的。浙東的其他地方的情形不知道是否這樣，我們金華八縣一帶，幾個同族同性的村子合爲一保，可並不是現在的保甲制度的保，由一個廟管轄着，這廟每五年或十年「開光」——即重修神像一次，在「開光」的時候便與角鬥牛，爲期半年或一年不等，大概是每逢初一十五門一回牛。即以我的故鄉而論，那廟就叫做「本保殿」，管轄的只有四個小小的村子，還不到兩百戶人家，而且家道似乎都不怎樣豐裕，够得上稱爲富戶的，幾乎可以說是沒有。至於每年能有千來元「長頭」，種有幾十畝田地的，只有我村子裏的「家養記酒坊」。但是，「愈有錢愈要錢」，那酒坊的父子兩人都是如常言所說的，「一銅錢斗笠大，一文一條命」的人物，長年穿着破舊衣裳，連火柴也捨不得使用，那里肯化大錢養鬥牛？對於窮人和女人，鄉里間

當他往剛果去的時候，他身邊帶着打蚊蠅的小拍子。後來到莫斯科去的時候，他精神上也沒有拋去那種小玩意兒。

有些作家是自然地獲得和內容最適切的表現形式的，另一些作家却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奮鬥才能夠獲得它。

復古是不可能的。因為歷史決不像糕餅模，可以重印出同樣的東西。

韋愈的復古，七子的復古，到底做出來的只是唐文明詩——雖然成績各有高下。

中國傳記文學的不發達，主要原因是個人主義沒有發展到西洋的那種程度。

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裏，真正原始的感情是少有的。

如東我們剛出世時候的感情可以此做生鐵，那麼，到了相當年齡以後，它已經是在社會的熔爐裏和鐵砧上千百次鍊鑄過的熟鐵了，——不，它已成爲某種定型的器物了。

文學上的受影響，好像朋友間的受影響一樣，有好的也有壞的。

教授文學和工匠繪畫最大的缺點，是缺少發刺的活氣。

的輿論是很有力量的，但對於有錢即有勢的人便完全失掉作用了。所以即使有人在那家酒坊的大門上貼無名標語，寫道：「家中無牛毛，枉做一世人！」——不消說，這里所稱的牛，乃是指的鬥牛，因為他家原就養着兩條大水牯。——或者當面給以無情的諷刺；但依然沒有用，當別人忙着議論鬥牛的時候，他們父子則忙着數酒壺和打算盤。那麼怎麼辦呢？稍有錢的撐腰捶胸的出來認購二流或三流的牛了，沒有錢的也挺身而出的借款台股，企圖購置第一流的名牛。五年或十年輪到一次的機會怎麼也不肯失過，角是一定要興的，牛也必須要有十對二十對才像樣。至於金錢的耗費和過重的負擔，他們平時縱然都是最務實際的人物，每日胼手胝腳，節衣省食，但一到這種時候却全不計較了，反正爲養鬥牛而破產的事，在祖宗上代多是先例！

叨天大幸，一次本保殿「開光」，我剛好在開學時出了一場大病，從城里學校回家了。「開光」期是在八月里，剛好在收穫期之後，農家都閒空了，我的病也好了，這半年便決定不再進學校。美其名曰「休養」，實際上不過是一種長期的賴學。這時左近幾村都先後買了牛，自己的村子里也業已陸續有名牛轉場過來了，騎在病榻上，隔三兩天便可以聽到外面的鑼聲——這是當一匹名牛從別處買來時的儀仗。我要起來來看，但每次都給父親阻止住；甚至有一次父親守在房門外，我却偷偷的起了床，爬在窗口上看外面大路，牽過的名牛，怎麼一不小心，跌了下來，膝蓋出了血，還挨了父親的幾個「響栗子」。但一天也有最愉快的時間。那是在晚上，因爲一吃了晚餐，叔父和堂哥和哥們他們都坐到我的房裏來談話，談的不消說是當時最惹人關心的事——鬥牛的事。

當時大家對於養記酒坊父子倆的那種刻毒相，彷彿都很氣憤，彷彿每人都覺得損及自己的光彩，在談話的時候，總是不惜地之以熱諷和冷嘲。

叔父是一個最有風趣的人，爲人善良，却很會講笑話，腦子里是一個驚人豐富的故事史蹟的寶庫，往往被我們要求着講起迷村王、蘇秦激張儀、盧俊義被逼上梁山、梁山伯調婿祝英台……我的對於故事演義的愛好，可以說是受了他極大的影響和誘發的。因爲過於善良，處處讓步，便處處吃虧，加以自己有着一口要命的嗜好，每天沒有半斤老陳便會四肢酸軟，舉步不得；而且子女又多，有人吃的，沒做的，家境是日益艱難了。然而縱使這樣，貧窮壓，倒風趣，他依然秉有着少年人的情味，妙語天下。

不消說，他也是劇烈地攻擊養記酒坊的一個——他的議論是這樣：「銅錢是迷心竅的東西……無常鐵面孔，萬貫家財買不了三時一刻，只要錄錫鑄劍響，

有人猜想原始時代的藝術家是孤獨的。

這正像在某故事裏，農夫說皇帝用金鋤頭耕種的話一樣可笑。

寫作實錄文學的主要困難，不在於要有所錄，而在於正確地顯示出它的意義。

在現實存着種種缺陷的時候，暴露和諷刺的作品是不能夠絕迹的。

詩歌中並不嚴禁抽象的東西，它只拒絕那僵冷而沒有生氣的——即沒有經過生活和情緒磨育過的。

盧南曾經說過：「史詩和個人的英雄主義同消亡了。砲兵和史詩不能夠兩立。」

是的，個人的英雄主義是消亡了。但是新的英雄主義產生着。砲兵並沒有根本毀滅史詩，它不過毀滅了荷馬式的舊史詩罷了。

美學曾經隸屬於哲學、心理學乃至於生理學，但是現在它却歸到社會學的寶座下了。

最幽默的話，也應該從最莊重的心中流露出來。

你就得一雙空手見羅王，一隻酒釀子也不讓你帶走，這就叫做一切皆空呀。可是他們爹兒倆偏不懂得這道理，生前不做幾件光彩事，死後還不是別人的？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世間那有不換的田主？常言說的是，明中去，暗中來，這又是敬神的事呀。」

於是他就講起關於鬥牛的故事來了。

「宣統二年，坂田村的五常伯伯養一匹五脚掛，」這故事其實我業已聽到過很多次了，但仍然喜歡聽，「爲什麼要叫做五脚掛呢？……其實是並沒有五隻脚的，也從來不會有五隻脚的牛。那時我還是一個麻頭鬼，趕，看了，原來只是一匹骨瘦如柴，弓背駝腰的烏牛，一付老鼠相，大耳朵，細眼睛，那裏像是掛帥的蓋台牛！臨場了，配的是當時八縣聞名的四牙撞。那四牙撞才插四個牙，正當時，生得頭大如斗，角長如劍，馬樣高，床樣闊，單扇鬥牽不進，十把繩拉不住，那氣勢可真嚇人！把五脚掛牽攏一比，真叫是小兒比大人，大家都替牠捏一把汗，只有五常伯伯笑着眼，摸摸五脚掛的頭，吩咐道：『五脚掛，你要替我爭口氣！』那五脚掛扇扇大耳朵，噴噴鼻，又搖搖尾，好像牠心里自有主意。剛剛進了龍門，扯去繩，對面那四牙撞長吼一聲，泰山崩過來一樣，真是出籠的虎，一頭硬撞將過來——四牙撞的這一下撞了是有名的，不只是一場，和牠配角的牛吃不消這一下，有的馬上昏倒了，不昏倒的也馬上逃了。但你那裏逃得了，第一下剛撞過來，第二下來了，第三下來了，有二場一匹也是掛帥的名牛就給當場撞倒在水田里，再也站不起來……那一天大家看五脚掛，場外幾百隻眼睛看着牠，幾百顆心爲牠担着憂：骨瘦如柴弓背駝腰的，那裏吃得消那一撞！」

「那五脚掛怎樣呢？」我們照例發出窘急的問話。

「五脚掛怎樣，」他兀聲回答，「人不可以貌相呀！……你瞧牠身子瘦，心可靈得很。當四牙撞奔過來的時候，牠的大耳朵霍霍的扇，兩隻眼睛骨骨的轉，四條腿只是往後退，那四牙撞一頭撞過來的時候，牠只那麼把頭一縮，身子一轉，便撞了一個空。一連三撞，都沒有撞着，可是四牙撞的程咬金三斧頭劈完了，力氣也差不多了，兩個頭這才對將起來……」

「後來呢？」

「聽我講呀。後來是四牙撞只管進，五脚掛只管退，繞着場，一個圈，兩個圈，好像屁股長眼睛，轉得那麽快！看的人都笑了，笑的是五脚掛沒有用，從南斗退到北斗，這算是什麼鬥牛呢？養四牙撞的大王村的喜壽叔，他拉開一張大嘴，只是哈哈笑。岸上有人主張早點把牠們拆散算了，那是好心，怕五脚掛會鬥敗——『不要拆！那一個主張拆我就和他拚命！』……」

創作家不是見什麼說什麼，或想什麼說什麼。他必須從許多見聞思考中選取那最想說的和最應該說的，並且還得注意到怎樣說它才能夠更動人。

神祕詩人逸慈說，現在的機械不宜於入詩，因為它和我們的實生活太接近了。

我們要說，逸慈不宜於作詩人，因為他和我們的時代太不接近了。

法朗士說，批評是小說。克羅采說，批評是藝術的再生。這些都是聰明人的僻見。

但是，要成為真正能夠完成任務的批評家，多少的創作經驗是必要的。因為對於創作過程的正確理解是產生正確判斷的一個要件，而那種理解正有賴於自己的經驗做基礎。

進化論派說，人類最初的藝術是求愛的。但是，民族學者却告訴我們，人類最初的藝術是求食的——更正確地說，是幫助求食的。

笑話，是民間文學的幼子。但是，它是一個最潑刺最機智的兒子。

據說，有一次，詩人濟慈為痛恨牛頓而乾杯。因為他給虹以科學的分析。他破壞了詩的美。

「是那一個喊的不要拆？」

「除了五常伯伯還有誰。他是相信得過五腳掛的工夫的，所以心很定，一點也不着慌。

果然五腳掛要用工夫了，牠顯個便兒，一縮頭，又一縱身，已經跳上四牙掛的頭，把兩隻前腿掛在對方的頸子上，把整個肚子都往前面送，這樣算是掛上了。四牙撞力氣也究竟大，牠還是一邊撞一邊進，好在五腳掛的兩條腿生得靈，退得快，這樣又是退了兩個圈，四牙撞力氣用完了，頭慢慢的低下去，鼻子快要浸到水了。岸上又有人主張把牠們拆散，這回是怕的四牙撞會鬥敗。喜壽叔那張太婆嘴閉攏了，臉上失掉人色，也主張拆。可是五常伯伯抵死也不肯——自然是不肯的。」

「後來呢？」我坐直身子，忘記了病了。

「後來……你聽我講呀。後來是五腳掛伸出第五條腿來了。第五條腿生在肚子後面，是一條細細的長長的紅腿。這條腿愈伸愈長，翹一下，又翹一下，終於給我找到四牙撞的眼睛了，於是那條紅腿便放出一股鹹水來了，鹹水一沖進眼睛，眼睛便睜不開，一陣昏天黑地，四牙撞的兩隻前腿便只得下跪……一句話，敗了，鬥敗了。五常伯伯三腳併成兩步的趕下水田去，雙手捧着五腳掛泥巴巴的頭，親親密密的說：『五腳掛，你真爭氣，你真好——你看我給你下跪！』……」

「那麼喜壽叔……」

「五常伯伯就是跪給喜壽叔看的。人家找喜壽叔，東也沒有，西也沒有，到那里去了呢？再往大路上一看，原來他老人家獨個兒逃回家去了，一邊走路，一邊小孩子一樣的啼啼哭哭……」

「那麼四牙撞呢？」

「第二天便牽到屠場里去剝皮了！真可惜，牛倒實在是匹好牛，才插四牙呢，就掛過七場……就是鬥不過五腳掛！」

「那麼……我的關心却在另一邊，——後來五腳掛呢？」

叔父搖搖頭，做了一個深有所惜的表情，他沉吟着說道：

數十年的光陰過去了。事實證明科學並沒有吞吃了詩，它反而給詩人開拓了許多啓發靈感的新境地。

偉大的創作家，同時不能不是偉大的思想家。

批評因為是整個文藝學的前衛部隊，所以在那里，時常有着最劇烈的爭鬥。

像庖丁的神技，在於看透牛身的脈絡肌理，文學家的神技，是在看透社會及人生的脈絡肌理。

僅僅描寫雜亂的表面的事象，決不能夠成為有力量的作品。

藝術可以成為壯士腰間的利劍，也可以成為兒童手中的玩具。

從作品中去瞭解一位作者，往往比較從傳記中去瞭解他更要深刻得多。

良好的作品像良好的朋友，接近越長越顯出它的價值。

神祕的宗教學和美學，是人類保守思想最後的兩座防壘。

但是，人類文化解放的風雨太猛烈了。它的崩潰已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瓦罐不離井上破……後來是，在轉過兩場之後，碰到一個冤對頭，和牠配角的也是一頭名牛，那牛主人明知自己的牛鬥不過五脚掛，便起了惡打算，雇人用一根半尺長的鋼針，當場刺進了牠耳朵，這才敗了下來……」

「後來呢？」

「後來自然是兩邊兩個村子人和人拚命，結了冤仇，直到如今還是和睦不起，借點小事小故，兩個村子便敲鑼聚人，真刀真槍的對打……」

「我是問……後來五脚掛呢？」

「鋼針傷了腦，又蒙了冤枉，牠氣不過啊，流了三天三夜的眼淚，滴水不肯進口，就這樣悶着口冤氣，一命歸了陰了。牛主人也還算有良心，着人把死屍抬到山上埋掉，還給牠打了一晚牛道場，清明冬至還給牠燒化了銀錠……這就叫做花無百日香，英雄沒個好下場！岳飛也要死在秦檜的手里呀。」

大家散去之後，躺在床上，我神往於那一場可驚的鬥角，神往於五脚掛的那第五條腿，因而愈益不滿起養記酒坊的父子倆了。

十天半月之後，父親業已允許我出門散步了，但還不肯讓我到離村兩里多路的本保殿去看鬥牛。爲了防我偷去，他自己也不去看，却守着我。世間竟有這樣不通情理的父親！爲了這，不知暗地咒詛過父親多少次！不過幸運終於來了，一天哥哥回家來向老祖母啼哭了一通，老祖母便到我的房裡來找父親講話。聲音很低，聽不清楚，但見父親的臉孔愈來愈板，只是搖頭。

「我們小戶人家怎麼可以和別人去比呢？」他看也不看老祖母一眼，「你別去聽小孩子的話，他只曉得好玩，那里知道命錢的艱難！」

「明中去，暗中來，只有這兩個小孩子，又沒有娘……」

「我不養——我是養不起！」

父親這樣斬釘斬鉄的回絕了。瞧着老祖母僵僵的背影出房去了，父親還年搖着頭，嘆了一口氣。

偉大的作家，大都不忽視民間的傳說或語言。

他們從那里汲取了哺養最高作品的乳液。

技術至上主義者是可笑的，但是，機械地反對技術的也並不高明許多。

「惟留一湖水，與汝救凶年。」

這兩句詩的動人，在於它不僅僅代表一種可貴的意念，而且代表了一種實際的德行。

構思執筆的餘裕是必要的。

但是，長時間過着悠閒不動的生活，却只有使詩神瘦弱，假如不是使她窒息而死的話。

誦讀和寫作是兩件事情。

我們可以誦讀的作品，往往不是我們應該寫作的作品。

我們應該曉得前人或近人作品的缺點。

這不是要它做「護短」的盾牌，倒是要它做提醒自己的警本。

民間藝術是和民衆的利害（真實的或假想的）密切聯聯着的。

民間畫師的畫鍾馗或貓，是因為他相信它能夠替人們收拾妖魔或驅逐那害蠶的老鼠。

藝術在科學前面發抖或亂罵的時期已經過

明中去，暗中來……豈不是要父親養門牛了嗎？這喜悅的襲來是太突然了。按照過去無數次的大小經驗，我知道凡事只消老祖母出面要求，父親是沒有不退讓的。於是，便日日只希望着自己的身體能够早日復健康了。

經過不少次的口角和唇舌，父親照例退讓了，對哥哥擊桌罵道：

「你這敗家的子孫！將來摔破碗帶叫化籃的時候悔也遲了！」

於是，在一個秋日的午後，我跟着大隊人馬攆旗打纜的去迎接門牛了。纔剛好，脚踩到地上還是浮浮的，但也是去了，措的是一面三角大旗。走出七八里路，牛到了，於是浩浩蕩蕩的接將回來。

牛名四牙流星，雖說未曾掛過帥，可是體軀倒很壯大，全身烏黑，雙角尖長，絛也有十二把，每天也要噴酒，氣勢很不凡，聞人近不得身，吼叫的時候彷彿連屋宇也隨震動。看了的人都不惜留下過分的讚許，哥哥和我的歡喜自不必說了，就是父親也會經對牠含笑點頭，說是到臨場那天要進城去給牠買幾斤上等桂圓哩。

急盼着的那天終於到了，不及跟隨自己的牛，我搶先就到本保殿去了。門牛場是廟前的一塊大水田，一邊靠着山坡，一邊臨着溪岸。仲秋晴朗的天氣，天壁碧青如洗。我趕到時觀客業已到得很多。山坡上是平安地帶，而且居高臨下，是劃給婦女們的，這會一排一排的坐着，幾乎一律都梳洗得衣髮楚楚的，有的還在頭上插着鳳仙花，手里揮着繡花扇；在她們的後面，便是涼粉担和銀飽攤，叫嚷的叫嚷，敲竹管的敲竹管，光景和做社戲一樣。溪岸上則被一些穿着襪的紳士一類的人物所佔領，他們怕泥污，又怕門敗亂亂奔奔的牛，所以甯願站遠得一點。水田里，密密層層地圍着木樁的，全是赤腳露腿的作田佬，他們都戴着一個大斗笠，一則遮太陽，再則便用以防奔牛——當牠奔過來時，迎面把大斗笠揮扇過去，使牠掉過頭。在場的相對着的兩個入口處，是背竹插的兩個「龍門」，上面掛着紅布，被微風吹拂着打唿嚕。

開始了，十來個頭上包着布巾的拆牛人進場了。——這種拆牛人都是身壯力健的小夥子，他們負責鬥角和拆散，有些牛在鬥敗時會戳人，所以他們也戴着危險——開始了，他們把



去了。

將來藝術家和科學家要更親密地攜手吧！雖然彼此各有自己的領域和工作方法。

每個偉大作家所用的語詞，都映寫着他自己思想及情緒的陰影。

在今天，看出新藝術和舊藝術的一致，固然必要，但是，看出兩者的區別及這種區別的原因便加重要。

從前理論家們大都以創作是完全屬於個人的事情，甚至於以為「集體創作」的說法，在原始社會裏也不過是一種神話。

但是，事實是最雄辯的辯護士。幾年來我們的文壇已實現了那種不可能的神話。「集體創作」成爲一句常識的話了。

美學的觀念，往往比實生活要來得落後些。

歌頌火車輪船等的「美」的詩歌，是在蒸氣機應用多年之後才產生的。

文學有寬泛的領土，但是，也有嚴明的境界綫。越出這種境界綫一步，便是另一國度了。

把藝術降做科學的奴隸，和把它指做科學的離敵一樣謬妄。

(完)

兩匹牛從兩邊龍門牽進場去，抽去繮索，配起了角。按照成例，最早上場的是最小的三四流以下的牛。

我人矮，跟着一班小伙伴，脫了褲子，把它頂在自己頭上，也不記得父親的吩咐了，下田鑽在大人赤光的腿縫間往場里面看。一對鬥過了，拆開了，或是一匹鬥敗了，逃走了，從四周人叢里發出一陣吶喊……這樣許久許久，忽然發現哥哥進場去了，原來我家的四牙流星輸到了，於是便又鑽進了一層人腿，情緒非常的緊張。

四牙流星好不爭氣！……牠一上場便是往後退，退，退，當初兩圈大家以爲是牠的戰術，誰料退到第三圈的時候，竟然退出場去了，毫無反攻的希望了，這才從四周人叢里爆發出倒彩聲來：

「流出場了，流到底了！」

「魏三伯伯敗了，」有人喊出父親的名字，「敗到北斗去了！」

「流星流不停了，哈哈……」

連忙把身子從腿縫中退出，彷彿兜胸給誰捶擊了一拳，懷着要哭出來的情緒，我急急的跑上田邊，却看見父親被很多人拉着，勸解着——原來他要跑下水田打哥哥去了。

本來這一天是有名的黃掛出場的日子，聽說有人從二十里路外趕來的。因爲那黃掛是蓋過六個場，掛過六次帥的老將，而且酒量也出奇的大，曾經有過一個故事，說是牠每餐都要喝四斤老陳，牛主人只消把一個酒筒和一個錢袋掛在牠的兩隻角上，牠自會到酒坊里去買酒，把頭放在櫃台上，要老板收錢給酒，如果老板故意在酒里沖上幾分水，牠便要翻翻櫃台的……但是無心看了，自覺沒有顏面留在場里了，便獨自搶先回到家里，當晚又發了燒，倒了病了。

至於四牙流星呢，不久便估肉價賣給一個屠牛客，虧了一筆大錢。經過這一次的失敗，直到父親過輩，哥哥不敢再要求養鬥牛，我也就出外讀書，沒有再欣賞那盛況的機會了。

(三十年八月一日)

# 腿的故事

——記團長韓世俊

田 濤

從敵火激烈的大別山裏，韓團長昏昏昏迷

的被担架隊抬下來，左腿雖然用藥棉和繃帶把傷口裹住了，但因受傷過重，血把藥棉和繃帶都滲透，鮮血還是不停的一滴一滴從担架上滴下來。現在他像睡在搖籃裏一樣，朦朧的只聽見敵人的飛機在空中嗡嗡的盤旋，公路上的隊伍們並不把它放在心上，腳步與刺力擊濺出有節拍的音樂……

遠遠從深山裏傳出來的砲聲，似乎更稠密了些。熟習在他腦海裏的官長與士兵弟兄們那些醬紅色的面孔，在他腦子裏翻來翻去的浮現着。在平時，他總是用「怕」字來教練士兵弟兄們，弟兄們把他那幾句訓示背誦得爛熟，那幾句訓示是：

「天不怕，地不怕，什麼都不怕，只怕犯法；不服從命令犯法，騷擾老百姓犯法，潛逃犯法。」

在每天朝會上，他都拿這幾句訓示解講給士兵弟兄們聽。那些戴了黃色軍帽穿着灰軍服的弟兄們像一片高粱叢一樣豎立在地下，那片

黃色軍帽下是許許多多健康的醬紅色的小面孔，幾千條在晨光熹微中發亮的視線都集中到他的身上。

在作戰時，上官吩咐給韓團長的命令，他從來沒有表示過絲毫的怯意，不達到上官命令，他除非死，決不往後退一步。在「台兒莊」大戰，他奉命把守北站的「隆上要塞」，他部下的一連人被敵人的敵火轟炸得只剩餘下一班人，但是那「隆上要塞」，一個軍事要點，始終沒有動搖。這要塞是一座小高地，一座橋，從這「要塞」可以望見火煙瀰漫下的「台兒莊」的破墟殘景，被炮火炸塌了梁脊的屋宇，和敵人在矮林中時常往返運動的騎兵的影子。這一次「隆上要塞」所以能夠始終沒有被敵人奪去，是因為韓團長下了最大犧牲的決心，堅實了他部下每一位官佐和士兵的意志。

在保衛大武漢的熱潮中，經過幾個陰慘的天氣的行軍，從台兒莊轉移到大別山裏來，他這一團隊伍已經兵困馬乏了，但在行軍時他仍舊用他的「怕」字來教練着他的士兵，在屹然豎立的深山叢裏，他的精神還是和往常一樣，高聲的呼叫着：

「到處得到老百姓的歡迎痛快不痛快？」  
那像一條曲折的長蛇似的隊伍一聽見這句話，疲乏了的精神立刻又興奮起來，一同高聲呼叫道：

「痛快！」

「打勝仗痛快不痛快？」

「痛快！」

這兩句「痛快」在深山裏起着宏大的回音，疲困了的士兵們那挂在肩頭上的槍枝本來是凌亂不齊的，但聽得了這聲音，肩頭上的槍枝立刻又豎起在肩頭整整齊齊了，黑琳琳的槍刺像一條綫一樣彎曲在山溝的狹路中蠕動着。

敵人時時刻刻不放鬆韓團長的隊伍，而韓團長的隊伍也時時刻刻嚴厲的戒防着敵人的進襲，就彷彿狗熊和一隻玩皮的猴子打架一樣，猴子雖然打不過狗熊，但一有機會便抓牠兩把，就跳，只氣得狗熊亂撲亂吠，但又無可奈何，猴子，弄得牠筋疲力盡的只喘息。

大別山裏多清綠的草水，山峰也乾峨秀美，但是在敵火激烈的轟炸中，仔細也是沒有心情遊山玩水呵！韓團長在平日喜愛多草樹的山水，現在他的心像一根拉緊的牛筋弓絃，這一天他接到命令守衛一個山頭，山頭附近尋不見一間草棚，電話機便放在山坡上，用一塊石頭作掩蔽，他那粗壯魁偉的身體穿着一身破藍布軍服，戴着一頂破軍帽，跟着幾個傳令兵，爬在山坡旁搖着電話機，探聽着火綫上的情況，敵人的山砲彈很稠密的排發着，飛機在頭上旋

來繞去，機關槍和炸彈的爆炸聲，一陣比一陣緊，落了燒夷彈的小山樹都燃起了火，有許多重傷兵一批一批的被抬運下來，他從電話裏得到報告，情況十分緊急，敵人的砲火太稠密了。他的心弦拉得更緊，從山坡上站起那一條高大粗壯的身體，帶着那幾個傳令兵翻上一個山頭，砲彈時常落在他附近爆炸，他站在山頭上望見自己的士兵們在敵人的煙火下稍稍有些紊亂，也隱隱的望見對面山頭上敵人蠕動的影子，子彈在他四週嗚嗚嗚嗚，他眼看着弟兄們支撐不住了，他趕快搶上幾步在槍聲中震着他那宏亮的喉嚨怒聲的高呼：

「你們怕不怕？」

萎縮在溝壕中的士兵聽得了團長熟習的嗓音，都像野狼一樣的跳竄出戰壕，伸出槍枝一陣霹靂似的聲音發出：

「不怕！」

這喊聲把戰場上一切都震動了。

「打勝仗痛快不痛……」

韓團長最後一個「快」字還沒吐出他那宏亮的喉嚨時，他只覺得面前像地殼爆裂了一樣，一陣煙火，一個砲彈在他面前炸開了花，他的左腿中了砲片，倒跌在那片充溢着彈藥氣味的煙霧裏。

二

担架隊把韓團長抬到漢口傷兵醫院裏，他那一身灰軍服被砲彈片炸開許多破口，半截褲子都被血染紅了。

傷兵醫院裏睡滿了重傷兵，各處都傳來呻吟和喘吁聲，瀰漫着血腥的氣息，破床鋪上和地下到處都躺滿了赤血淋漓衣服破爛的傷兵，有的眼睛和鼻子都被凝固的紫黑的血塊塞住，有的胳膊斷了半截，用綑帶牢牢纏住，有的腿子露着一串被槍血洞……這都是剛剛由火綫上運輸下來的傷號。

韓團長一被抬進傷兵醫院的門口，院子裏便有許多輕傷號跛拐着腳腿走過來圍圍住他的担架，發出低哀沉痛的耳語：

「團長受傷了。」

「傷勢重不重呀？」

「左跨子上中了砲片。」

「他的胆子過大了。」

接着更有一些正在忙碌着和傷兵們換藥換綑帶的醫生們與看護們，也不顧傷兵們的傷口了，都飛跑過來看韓團長的傷勢，韓團長昏昏昏迷的躺在担架的縫布上，血點還不住的從担架上往下落。

傷兵醫院裏原先那許多亂雜吵聒的聲音，現在也都沉寂下來，空氣十分莊肅。

醫生囑担架兵輕輕把韓團長抬進重傷房裏去，他那中了破片的傷口抖顫着，鮮血止不住的往外溢流。他被放在一個平坦柔軟的睡床上，經過五分鐘的光景，他的眼睛才慢慢睜開，在他腦子裏邊浮現着奉令守衛那座山頭的緊張的氣氛，他的心仍舊還像弓弦一樣緊拉着，耳朵裏還聽見深山裏到處傳來砲彈的吼嘯和爆炸聲，他只模模糊糊記得他在山頭最高處對弟兄們喊那句「打勝仗痛快不痛……」的時候，

他的一聲爆炸壓倒了，雖然他掙扎了很久，最後的「快」字終於沒有吐出喉嚨來，現在他感覺輕鬆了許多，已經是把壓迫他吐不出「快」字的那陣悶沉的空氣抗拒過去了，無論如何那最後的一個「快」字他一定要喊出喉嚨來才舒服：

「打勝仗痛快不痛快？」

這聲音把每一個人的耳朵都震得共鳴起來，震得醫院裏那破窗紙都打起顫來，醫院裏許多多肉血赤紅的傷兵們都從床上，地下，帶着滿身傷痕跳起來，就連斷了腿的傷兵們也撐了拐杖靠着牆，都莊嚴的立着正：

「痛快！」

這雷鳴一般的回響，就如他平日訓練士兵時候那響亮，震動着整個傷兵醫院。韓團長被這聲音也從昏迷中震醒了，傷兵弟兄們現在都看清楚睡在床上的軍官就是他們的團長，因為受傷流血過多，壯大紫紅色健壯的臉稍稍瘦了一點，但是由他那身給血弄髒了的使人容易認識的破爛軍服，和那兩隻發亮的眼睛，一根高大的鼻子看來，他的面孔一認就認出來了，這就是韓團長呵，是他們素日最敬慕的親身率領着他們在台兒莊守過「陸上要塞」的韓團長呵！現在他是受了傷，他們每個人的眼睛裏都含蘊着淚光，目不轉移的對着團長行注目禮。

韓團長的眼睛和平日一樣發出明亮的光輝，原來這間傷病房裏都是剛剛從前方運輸下來的他自己的受傷弟兄們，他興奮得連他腿跨上的傷口都忘了，挺身就從睡床上站起來：

「弟兄們，我身體很好，大家請隨便睡吧，現在我雖然受傷了，我希望我的傷口趕快好，我希望你們的傷口也趕快好，我們的傷口都好了再一同回去殺敵人，打勝仗。今天我這句口就說錯了，不應該在這病房裏來攪擾大家，但是我是在夢中喊出來的，請大家原諒，大家都請隨便睡下好好休養吧……」

雖然他極力壓制自己的感情，但他無論如何是沒有像平日和弟兄們講話時那麼平心靜氣，那麼自然。他的聲調有些顫動，等到他講完時，他只感覺自己的左腿像泡在水裏一樣潮濕，低頭一看，整條的腿像剛從血泊中提起來，紅淋淋的使人心驚呵！褲單也被血染紅了斗大的一片。他緊咬住牙關，不再望他的腿一眼，慢慢的腫下去。

醫生囑告他要靜養，不要多講話，並且告訴他傷口裏的破片鉄粒全都取乾淨了，靜養四五個月就可以下床行走，但切禁忌「宜靜不宜動」，傷口才容易痊癒。

他心裏却燥急得像要爆發的火藥，他從十幾歲就入伍了，二十幾年的部隊生涯，團長他已幹了八年，沒有一日不是像在海浪一樣躍動着的生活在奔竄在祖國的山野裏，現在驟然把他關進靜板的傷室中，一天的光陰比挨過一年還要長久。他那很機敏的腦海中一刻鐘有幾千個變化，一切的往事都像閃電般的一頁一頁掀開着：整日整夜焚燒着台兒莊的煙火，把東方半塊天空弄得都是彈藥氣息、槍彈還像落雨一

樣的在空中飛嘯，砲彈整天在他週身爆炸，這是在他腦子裏浮現得最鮮明的一頁，始終沒有放棄的那「陸上要塞」，都是他那英勇敢犧牲的弟兄們的肉體的代價呵！現在他腦子裏又浮現出那幾千個健壯的營紅色士兵們的面孔了，他恨不得一下子再回到他們面前去，看看他們那一羣營紅色健康可愛的面孔，和他們再一同怒吼幾聲。

醫生進來了，他穿着一身潔白的外衣，把一根玻璃溫度表輕輕放進他的舌頭底下。

「我的傷口什麼時候才能好呵？」他口裏含着溫度表問這位測驗他體溫的醫生。

「醫生兩隻手交叉在胸前，視線從「克羅斯」的白金框眼鏡後面射出，稍稍遲疑了一下：

「四個多月就可好了。」

「好了就可以走路嗎？跑跳都不礙事吧？」

「能走路還得多待一個月。」

「那不就是五個多月了？」

戴白金框「克羅斯」眼鏡的醫生那梳得黑亮的頭點了點。

「這不行，五六個月以後我真不曉得戰事有多大的變化，我不能在這屋子裏睡五六個月，醫生，請你想法子叫我快點好，越快越好，只要叫我能够走路，叫我趕快回到我那隊伍裏去，我什麼都可以犧牲，醫生，請你救我呵！」

那穿白衣戴眼鏡的醫生冷冷的對他笑了一下，那意思彷彿是說：「醫院裏這麼多受傷的同志，那一個不想自己的傷口快點好呢？你

的腿子不被鋸掉已經是優待了。」隨後伸出他一隻白膩的手來把韓團長口裏的溫度表抽出去，用一塊藥布擦擦，舉在光線充足的玻璃窗下瞄瞄，就拿走了。

韓團長嘆了一口氣，兩隻眼睛望着玻璃窗外遙遠處被陽光映照得發光彩的樓頂，樓頂上插着「枝有藍條的英國旗，被風吹得在空中飄蕩。」

「窗外面的樓是什麼地方？」韓團長問着一位護士。

「是外國醫院。」

「外國醫院呵！」這時候他彷彿才想起了他是在漢口，他心裏愉快了許多；「我要到外國醫院去治我的傷口……」

於是，他喊動員兵收拾東西，叫担架隊來把他抬進外國醫院裏去住。

勤務兵不安的站在他前面立着正：

「報告團長，現在放警報了；外面人很亂呵！」

他才隱隱聽見緊急警報像野牛似的吼叫聲傳來，街市上嘈嘈的車輪和腳步聲像一陣急雨一樣，正在這時候，一個肚子膨脹得像氣鼓似的孕婦牽着一個三歲模樣的的孩子，從門外走進來，陰沉的臉上滿堆着愁雲，慢慢的移近了韓團長的床舖，她眼睛裏的淚珠像雨點一樣無聲的淋下來，她手裏牽着的那個女孩子一望見韓團長便喊着：

「爸爸，爸爸……」

他慢慢睜開眼皮。

這婦人正是他的妻子，喊他爸爸的是他的女孩子，婦人肚皮裏還隱藏着他一個未出世的嬰兒。她們本來住在一個僻靜的小縣城裏，因為得了韓團長受傷的消息，所以才連忙趕上來看他的傷的，在他心裏事先積蓄下的許多怨言恨語，見了面一個字也吐不出來了。

「你們怎麼來的？」韓團長很鎮靜的問她。  
「坐火車來的，路上差一點兒沒有給飛機炸死呵！我們聽說你受傷了，所以……趕來……看你。」她用怕拭着滿臉的淚水。

「傷不要緊，不久就會好的。」他安慰着她：「爲了反抗侵略我們的敵人，雖然受了傷，我並不覺得痛苦，就是死了也什麼。」  
「但是，你就不管我們了嗎？你死了我們怎麼？」

「真是，自私自利的女人……」  
他沒有說完，便沉默下來，外面的緊急警報淒厲的叫出最後一聲，便隱隱聽見成羣的飛機轟轟的響聲了。

他和妻子商議的結果，妻子也很同意他進外國醫院去治療他上的傷口，腿子能够早點恢復走路。當天下午在警報解除以後，便雇了黃包車遷移進協和醫院裏去。

從這里到協和醫院，要拐過好幾條曲折骯髒的小巷和破陋的街道，沿途都堆滿着被敵機炸毀的瓦礫和灰燼，街上到處都是參差不齊，滿目殘破的景象，但是大漢口的市民們還是很

緊張的把整條馬路都擠滿了，馬車，黃包車，行人……像潮水一樣推動着。

這宮殿式的有着黃綠色琉璃瓦的協和醫院的樓廈，高高的插着一杆英國旗，表示它不是日本飛機所應轟炸的目標。那有着玻璃窗子的病房四週都被碧綠的矮松籬屏圍繞着，中間就是那整齊的銅灰甬路。

韓團長被抬進一間幽僻靜雅的西洋式的房間裏，彷彿他換了一個世界一樣，這裏的空氣與陳設和充滿着火藥硫磺氣息的荒涼的戰場是完全兩樣呵！那玻璃的窗櫺外面還蒙了碧綠的紗罩，有彈簧的紗罩門吱呀的叫了一聲，一位高鼻子黃頭髮的英國醫生走進來，身上穿着潔白的外衣，一進來就先查看他的傷處。

「我的傷有法子早點好？」韓團長頭一句話就這樣問。

「可以早些好，可以……」那高鼻子英國醫生機械的說着不很熟練的中國話。

「醫生，我想越早點好越好呵！」  
「是的，是的……」

「最早需要多少時間？」  
「你的傷口若是補一補的話，六十天可以好，不補恐怕好的要慢些，因爲你的傷口太大，一時長不好的。」

「好，我要補，怎麼好的快就怎麼補吧。」  
但是他忽然一猶豫，又望着那黃頭髮高鼻子的英國醫生：「怎樣補呀？用肉補嗎？」  
那英國醫生點點頭：「是的，用你自己那一個好腿上的肉補。」

韓團長奇怪起來：「哦，那麼這一條腿補好了，那一條腿不是又被割開傷口了嗎？」

那英國醫生笑了：「不要緊的，不是像你所謂的那樣補法，你放心，補上總好得快些。」  
「好，就補吧，我希望它趕快好，我好快些回我的部隊去。」

醫生聽了他這句話，很驚異的望着他的臉孔，從他胸前發現了一個光耀燦爛的「台兒莊」紀念章，這燦爛的小銅牌引起了英國醫生的注意，英國醫生和藹的笑着說：

「軍官，你在台兒莊打過仗？」  
「是的。」

「你在什麼地方受傷的？」  
「在大別山裏。」

「哦，真英勇！」

英國軍官彷彿恍悟了一件事體似的說着，走出去取了一張單子進來，叫韓團長簽了字，當天晚上在電燈光下，有好幾個醫生就開始把他那條好右用酒精洗過，塗抹了一次他不知各字的消毒藥水，用藥布把它牢牢綑住。第二天，又是經過這麼兩次的洗刷消毒，他的傷處也塗了好幾次黏黏的藥品，這些藥品把他都弄昏迷了，他真莫名其妙這好幾個外國醫生在他腿上玩的什麼把戲，也許這是上麻藥啦，上了麻藥就可以從他的右腿上削下一大塊肉來填補在他的左腿的傷口裏……他胡亂的猜想着，他兩腿子都用藥布牢牢綑住了，經過了兩天還沒動手割他那好腿的肉。

肚皮鼓漲着的妻子牽着孩子走進來，他的臉色有點蒼白，憔悴多愁，眼睛呆滯的望着他那裏了藥布的腿，她坐在椅子上。

『什麼時候才動手術呵？』她問韓團長。

『我也不知道，大概就決了吧！你有事嗎？』

她遲疑了一下：

『聽說消息不好，有許多人都搬家了，我們最好能够早點離開漢口。』

『那都是謠言，別聽那些謠言，漢口最少還要保半年，不要緊的……』

『你不知道街上是什麼情形，人家都坐船往重慶去，往長沙去，船上人都擠得滿滿的』

『漢口半年內沒有問題。』他彷彿很有把握的說。

他被抬進另外一間房裏去，幾個英國醫生在那裏把動手術的傢俱都放在藥水裏消過毒，另外還有兩個中國看護，這大概是要動手術了吧？這間房子裏充滿着濃烈藥味，空氣和光綫也很適度。他被放在一座輪架上，有人拿繩來捆他的上身，他拒絕道：

『不要綁，我不害怕，你要知道我是一個中國軍人呵！』

一位英國醫生對他凝視了一下：『那麼不要綁，你的頭要仰下，不要看就是了。』

現在他兩條腿的藥市細帶都被解開了，有像螞蟻夾一樣的感覺在他那條曾經塗過藥水的好腿上穿動着，他覺得半截大腿漸漸麻木失了知覺。醫生用那麻藥針每穿過他一段肉，便問

他一句疼不疼，他只搖搖仰吊下去的頭顱。

他只覺得右腿上被扯了一下，彷彿被扯下來一塊東西，好幾個英國醫生都手忙腳亂的工作了，他又感覺他的傷口裏像塗上了一塊漿糊一樣，接着又是「噲」的一下，右腿上又被扯下一塊東西，那塊東西彷彿一條活魚一樣被丟進藥水裏，接着便被光亮的夾子夾起來又貼在他的傷口裏了。現在他只覺得右腿被扯得噲噲的震動，而左腿的傷口處似乎一塊一塊的東西加多起來了。這情況是不准他的妻子看一眼的，她被關在門外。

外面的警報器像女人無力的嗚咽聲一樣低泣着，敵人的飛機又在房頂上旋轉着，醫生們在飛機的威脅下照舊很鎮靜的裹着戰士的傷口，鋒利的剪刀和光亮的夾子在他們手裏閃爍着，被割下的每一塊肉都像剛從開水鍋裏取出來的一樣沸騰着。韓團長的右腿上一共被剪下五十八塊肉，沒有一個鐘頭已經全都貼在他傷口裏了，用木夾把左腿夾起來，他的頭才慢慢抬起來，只看見他被剪去五十八塊肉的右腿，五十八血洞都在滾動的，血把整條的腿都染得通紅。

#### 四

殘秋的氣候，在漢口還是溫暖的，但是市民們的心却都攪得亂一樣亂。政府早已下令疏散人口，到處又流散着各種恐怖的話言，敵機天天在市上空上低飛盤旋，大漢口的市民們大部分都遷空了。每一條街巷都建築起了鐵絲網和沙袋，準備巷戰的工事。小孩子的呼喊或任

何一種銅器的震動聲，都容易叫人心悸抖。

在漢口的市區裏可以隱隱聽到砲響了，漢口市的黃包車全都被疏散出去，警報器也啞了，電燈的眼睛也失了光彩。夜間，市區便沉進恐怖的黑暗與混亂中。

韓團長的左腿照舊給夾子纏得緊緊的，像一根木棍一樣直直的不能動彈。他睡在樓上一間雅靜的房子裏，他那懷孕的大肚子夫人天天從外面給他帶些不吉利的消息回來，他總是不把它們放在心裏，認為那都是謠言，千幾百萬的部隊保衛着大武漢，無論如何也要抵抗到半年以上呵！

他妻子的臉孔一天比一天憔悴，枯黃，一看見他的腿，眼眶裏便蓄滿了淚水，惹怨他不應該老留在這裏不走，過兩天恐怕都走不脫了。

『不要緊的，別相信市面上那些謠言，我們的大武漢至少也要保衛半年呵！』

『半年？』韓太太的臉有些發顫，眼淚幾乎被他這句話氣得跳出來：『我看連兩天都保不住了，你天天睡在房裏，怎知道街上現在變成了什麼樣子，我們就準備死在這裏好哇！』

她這一次的态度和往日完全兩樣，在他們結婚以來他還是初次發現她這麼倔強，可怕。敵人的飛機又在屋頂上低飛盤旋了，時不時聽見卜卜的機槍聲從飛機上射下來，飛機彷彿快要磨擦着樓脊，震動得洋窗的玻璃都發顫，往日會聽到的那打飛機的高射砲聲，現在也寂然無聲了，大漢口彷彿已經變了情況。

韓團長現在有些覺醒，他問一位高鼻子黃頭髮的英國醫生：

「你們得到什麼情況嗎？」

「沒有，沒有，不過現在街上像很緊急的樣子，聽見砲聲很近呀！」

「你們搬家不搬？」

那英國醫生搖搖頭：「不搬。」

「那麼，我想要走啦。」

「你的腿剛剛九天，不能走路，一走路那補上的肉塊就要掉落的。」

「那麼，日本人來了你們能保我的險嗎？」

那英國醫生又搖搖頭：「連我們自己恐怕也不能保險呢。」

「那我一定要走啦。」

「這樣，你有傷口不是白補了嗎？」

「白補就讓它白補吧，我不願作無代價的犧牲……」

那英國醫生的眼睛發着閃爍的光芒，看他的堅決的態度，也就不便強勉留他了。現在他心裏像有一團火被燃燒着，恨不得一下子用自己的腿跳起來往地下跑路，但是有堅固的夾子夾着，連坐都坐不起來，他的腿，他的身體簡直像木頭一樣不中用呵！

「你替我解開夾子，我要走，我馬上要走！」他對醫生說。

夾子是被解開了，而然被夾過的腿一旦被鬆開了夾鍊，就如一隻已經被夾斃的生命一樣不能自由的受他使用了，這可把他急壞了，他用拳頭擱着他的膝蓋，叫看護取些酒精來往腿

上洗，用酒精洗後腿子仍舊像木頭似的不生什麼效力。他用手搬起那條腿子彎來曲去，反覆了好一會，才漸漸有一點生命力了。

英國醫生最後囑告他：「軍官，我也不能留你了，看情況是很緊急的，你還是趕快離開漢口吧！但是你那剛捕過的傷口千萬要經常保持濕潤，不要叫它乾，一乾就白補了。軍官，我們再見，最後祝你勝利，祝中華民族的勝利！」

他緊緊的握了韓團長的手，好一會才慢慢鬆開，韓團長發現英國醫生的眼眶裏潮濕了，他自己的眼睛裏也滾下了兩顆滾熱的淚珠，謝了英國醫生，一隻手撐着勤務兵的肩，一隻手撐着孕婦的肩，一拐一跳的好容易才移出了協和醫院的門口。

這已經是十月二十五日的黃昏，漢口淪陷前的一晚，太陽已經收斂了她最後的光芒，路上望不見一點燈火，望不見一個行人，馬路旁邊那拉長着身子的樹木下看不見一個擺攤子的小販和一輛黃包車與馬車。牆壁和樹身上到處都貼滿了對敵宣傳的日文標語，馬路上又空虛，又荒怖，連兩旁蓋水道的鐵板也都被掀得光光的了。他撐着兩個人的頭跳了一陣，已經沒了氣力，而且感到被割過五十八塊肉的右腿像針刺一樣劇烈的疼起來，放開兩手便坐在馬路上了。

他的妻子放聲哭起來，嗚咽着他不應該晚到現在才走，連黃包車也找不到一輛，他的腿又不能走路，她自己已懷着五六個月的胎兒，一切愁苦都在這時候湧上她的心頭……

「我們到江邊去找船。」他扶着勤務兵的肩頭站起來說。

「船，現在還有船給你坐嗎？現在沒了船啦！」妻子說。

「但是……」

他遲疑了一下，河馬路兩頭張望着，這時候，夜幕已經陰沉的掀下來，他忽然發見一條小巷裏閃現了兩個明亭玻璃燈，那是一輛很新的黃包車，車夫在一步一步拖着車子向這裏走來，他高興起來！

「車子！車子！……」他高聲的叫着。

那黃包車夫並沒有理他，照舊不快不慢的拖着車子走。

「車子，你不是黃包車嗎？拉人不拉呀？」

那黃包車漸漸走近了，一個身材高大健康的車夫的影子對他們望了望：

「我是法租界的包車呀！」

韓團長什麼都不管了，幾步就跳近了黃包車，緊緊抓住車子的槓把。一翻身就跳上去，跟着他，些包裹也都放上去：

「拉我到江邊，給你錢。」

車夫不想走，然而傷着一隻腿子的韓團長既經坐上去，說什麼也不下來，經過一番吵鬧，勤務兵和他的妻子又推擁着車背，黃包車夫無可奈何的只好拖着車子走。一面走，韓團長就一面和車夫談着拉到宜昌去不去，車夫滿口裏冷嘲熱諷的講着：

「你自然可以拉到宜昌，你的大肚子太太和小孩子可怎麼辦哪？」

出奔到江邊，紅碼頭靜悄悄的，不見半隻船，也洩靜一個人。江水的怒吼却更加了聲勢，顯得不靠碼頭的江岸旁，只有一個小紅燈，一看就知道那是汽輪的杆架端，標誌他趕快命令黃包車拉過去，還沒走到跟前，迎面一個持手槍的船警，攔住了，那船警把黑淋淋的手槍在空中劃了一個半圓，槍口逼準着他的胸脯，那船警是幹什麼的？

「別開槍，別開槍，我們不要坐船，你們這個船不是往宜昌開的嗎？」

那黃包車警，手槍一擺，是開往長沙的，最後一乘外國船，專載外人僑民，中國人任何人都不准進的。你還想對辦糊塗利運，別開槍，他心裏立刻蓋了一塊烏雲，鞭子又刺烈的疼起來，路都絕了，心連最後一線光輝也消失了，只是一塊黑，一塊濃重的黑，他從黃包車上跳下來，坐在馬路上，望着黑暗中的樓影，嗚咽的江水，好一會他又掙扎着站起來：

「沒有法子，咱們徒步走。」

這句話只有騙哄小孩子，任何人都不相信的。她沒有作聲，韓團長又扶著兩個人的肩膀代替拐杖，一步一步順着江邊往宜昌去的馬路，移動。江水和對岸大武昌的影子都被黃昏吞滅了，走不到十幾步，他的腿子便又發疼得不能動彈，又坐在江邊的石塊上休息。

聽見靠岸的江水裏有蕩漿聲，接着便有許多碼頭似的東西打在岸上來，發出嚕嚕嚕的聲響，他們往江下一看，原是一乘小划子載了滿

滿一划子紅薯，拋上來的東西也正是紅薯，一個漢子照船從小划子上，一籃一籃往岸上卸紅薯。

「幹什麼的？韓團長嗎？」

「實紅薯的，老爺。」那划子上的漢子說。

划子上的漢子雖然小燈，火光從窗裏透出來，照在江水的波濤跳躍着。

「你們什麼時候了，你們還賣紅薯？來來，把我們劃出漢口，給你們錢。」

「不行呀，我們明早最遲要賣紅薯呢。」

「你們的紅薯值多少錢？我賠償你們。」

韓團長面說：「六面便從衣袋裏掏出一百塊錢的鈔票來，塞進船上的那漢子手裏裏，把那漢子發現這三大捲鈔票滿臉答應了，一把一滿船的紅薯統統倒下江裏去，他們都上了船，一坐進船艙裏，船身便被兩片木槳划動着，船在黑暗的江水裏漂搖了。

五

這一夜，運氣還好，趕上了順風，船老板扯起帆蓬來，船頭撞得逆水的波浪唼唼作響，到大亮已經走到距離漢口六十里一個小鎮店，金口了。

太陽一露頭，便放射出半天的紅光，看見這片晨景的人，心裏便會想起都市裏被敵機炸斃的那血屍的慘景。江水翻湧起黃褐色的水浪，金口岸坡，也很荒寂。

在江岸的一棵老樹下，停立着一隻小汽船，韓團長趕快叫划子划到汽船跟前，汽船上的人和行李堆成山。

「小快點擠上去！」韓團長給他的妻子說。最先攀着船欄杆跳上去的是他的勤務兵，勤務兵把他的太太和孩子也拉上去了，包袋也一件一件提上去，只剩下他一個人正在船欄杆時，汽船的煙囪呼呼的叫起來，船輪轉動了，黃沙水浪，船身眼看就要開動了，他全身的血流都沸騰了起來，猛地向岸上的一個倒垃圾窗口一躍，用兩手扒住了窗臺，這時候，汽船已經嗚嗚的叫着像一隻梭子似的在江面上穿動了。

韓團長的身子還在那垃圾窗外，他的兩個胳膊還有氣力，掙扎着，他進了垃圾窗，但是他有腿，那十八個血洞又像滾滾水一樣沸騰着，他並沒有喊叫一聲痛苦，也沒有嘆一口氣，緊咬住牙關，拐着兩條腿在人叢中跳動。他的衣服從戰場上受傷下來一直就沒有換洗過，被血和泥弄得十分骯髒，船上的人們看見他拐着兩條血腿走過來，都用卑賤的眼光看他一個乞丐一樣看着他，趕快閃開身子深怕他腿上的血沾污了他們的衣服。

兩個鐘頭以後，他才從人山人海中等到了妻子和孩子，他在靠船欄杆的角落裏擠開一塊隙縫坐下來，他發現兩條腿全都是血了。他叫勤務兵從船艙裏買了一點開水來，用棉花洗着他腿上的血。他又想起醫生囑告過他的話，補過的傷口要經常保持濕潤，他捲起血污的褲管來，他發現傷口上補的那五十八塊肉只掉了一塊，他開始用棉花沾着開水濕潤着它們。



# 橋

郭 風

## 橋

在旅途生活的焦煩和不安里，突然在前面出現的一座橋，便是在零落的小村盡頭出現的一座頹圯的板橋，都會給我的心以暫時的，片刻的休息。我知道，跨過了一座橋，旅途便移進了一程……雖然在無涯的人生旅途上，這是多麼些微可笑的一程，但用自己的勞苦向前邁進了一程，這時你的心理應該是怎樣的呢？也就在這時，我的幻想便飛越起來，我看見，橋，永遠站在那里，一程又一程地，對於你的前進，用現在，把你的過去的足步和未來串繫起來……

當我在這喧囂的山城底郊外漫步時，對於著目地映現在視野里的那塔和橋，我却有這樣強烈的愛和憎。那塔，是遠遠地使企冀人們注意地在渺茫的遠天上；那塔，是虛幻的，可望不可即的謊言，寫在渺茫的遠天上；而且，我還有更奇妙的想頭：那一層一層地堆疊起來的那塔：是代表所謂「功勳」的本身麼？於是，我對於這人世的虛偽有了更固執的憎惡。而那橋，却是那樣平凡得沒有人關心地，從溪流的這一邊跨搭到那一邊；地上有比牠更真實，更親切的形體麼？我覺得是牠完全不希冀人們說一聲感謝地，沉默地像從沒在那里一樣地躺倒在那里；人們漠不關心地從橋上經過，我們能有法子去計算每天有多少無事忙的人從橋上經過，有多少奔忙的人從橋上經過呢？

而且，有誰來注意橋的堅貞呢？有誰來注意在艱險的溪流上守住最後一刻的木橋的堅貞呢？誰能想像到，那淫雨的夏晚，木橋怎樣地和漲溢的溪流抗拒的最後一刻的情境呢？……而在第二天，當人們站在邊岸上驚駭於橋的毀滅時，我們是甯願去體驗當牠業已明白自己的命運，却有餘暇去操心今後誰能繼承自己的任務的那一剎那的心理，對於站在邊岸上的那些假慈悲者的嘆息，我們能說出些什麼呢？

# 我在嘉陵江岸上

姚 奔

我在嘉陵江岸上，  
踏着突起而又堅硬的石子，  
呼吸着山野與江水混合的

清馨的氣息……  
而使我生出無限的癡想與希望的，  
是那連天飛過來的第一塊雲頭，  
和咻咻的打着唿哨的  
從遠方吹來的江風……

（你們來自那裏呢？  
可曾帶給我一些我所希冀着的  
家鄉的消息麼？）

想當青紗帳起的時候，  
家鄉的兄弟們該握起  
刀槍、火砲與式矛，  
衝出那樣的高梁林，  
和鬼子們撕殺了吧，  
松花江濱，  
當仍有敵人去飲馬，  
可是長白山頭的山林裏，  
該有無數抗爭的旗幟揮揚了吧！

橋的記憶

橋，每每引起我許多懇切的記憶。……從城鎮到我乳母居住的那座冷僻的小村落，大約要走兩點鐘的路程。我到現在還爲自己慶幸：我是哺吮農人的乳汁長大的。我的乳母呵，我在這裏不能解釋爲什麼每年我只能到你的村莊三四次（多麼可憐的數目！），你老了，你再不能以自己的血液精液成爲乳汁哺育我，我記得每次到你身邊時，似乎能夠預知一樣，總是爲我留下許多年糕，紅團和雞蛋。這些應該是屬於小提孩的禮物了，而你爲什麼永遠把我作爲在你的襁褓裏的嬰孩看呢？

爲要避免人世的眼睛的譏視呢，還是因爲自己的怪癖？當我羞澀地攜着滿沾風塵的行囊回來時，我不去搜尋那圍繞着城鎮的城牆，而却摸索在那荒冷的村野里。我只記得那時雨在下着，冬天的灰暗，罩在精滑的地面上。我在交錯的田路上來回地摸索着，顯然是迷失了路了。我不記得那時我是否很懊惱，很愁怒；但我是十分集中着記憶來搜尋那村里唯一的木橋。是的，踏過那橋，便只有一條坦直的道路通到乳母門口的……唉，當我找到那條木橋時，我大概是來不及去想像在陰暗的矮屋裏和滿刻着痛苦皺紋的乳母相會時的悲哀和歡喜的！

在乳母村莊里遊玩的日子，我老喜歡坐在那木橋旁邊的蔭影下悠長地，寧寂地默想。村莊裏的木船，晚晌回來時，總是泊在橋岸邊，村莊里的少女和少婦，也總是橋下洗衣或淘米。這是任何村落里都會遇到的情景。而在夏天的星月夜，那橋上總是聚集着睡覺的農民和乘涼的農民。

和土地一樣，橋是怎樣和農民連繫在一起……

獨木橋

這旅居的遲寂的日子，在這喧囂的山城底郊外漫步的時候，我每每有許多奇異的、悲哀的或可親的想望。是的，我是決意以這半世的日子在外而流浪，而對着家鄉那些勢利的眼睛，推測的眼睛其着怎樣的戒心！也許這一點便是唯可以拿來作爲理由的根據，爲什麼這些時總會使我想起那陌生的道路，險阻的山嶺，和黑暗而凶惡的森林……是的吧，日後的日子

而我，滯留在這遙遠的數千里外，

祖國的自由的土地上，

今天，站在嘉陵江岸，

灰黯的雲天下，

只有託江風，

把我爲你們所唱的歌聲，

向着遙遠的白山頭，

黑水濱

無數的抗爭的兄弟們底耳邊吹送啊！

只有把無限熱情的祝望，

寄託天上的浮雲，

讓它們帶給你們以熱誠的祝禱；

願你們鬥爭的浪潮，

伴隨着，祖國抗戰的風暴，

不斷地高漲，

勝利繼續着勝利啊！

我在嘉陵江岸上，

踏着突起而又堅硬的石子，

呼吸着山野與江水混合的

清馨的氣息……

而觸動着我悲哀的音鍵，

更喚起我無限家鄉的記憶的，

是凌江你泊泊嘶嘶着的江流，

和那隱現於雲霧中的迷離的峯影，

今天，我佇立在灰黯的雲天下，

凝視着那兩岸蒼翠秀美的山巒，

傾聽着這異鄉江濤的嘶鳴，

該是艱辛的，但我樂意承受！

在我的眼前現出一座黑而連綿不斷的森林。也許這是我的幻想，也許我已經有過這種經驗，也許這是書本子上留給我的印象，總之，我彷彿像一個稚童一樣，分不清是夢還是現實，總覺得自己迷失在這座黑而凶惡的森林里了。這里陽光給厚的葉和枝芽擋住，成爲癡惑的陰影，暗森和腐溼，埋壓的累積的敗葉，地獄的夢和褐色的幻影的池澤；也許這時周圍立刻會閃出飢餓的惡獸，傳說里可怕的野人……我迷失在這樣恐怖而幽邃的森林里……唉，這是夢麼？……接下去，我們所能想到的該是死亡什麼了吧，可是，對於年青的人，爲什麼要有這種想頭呢？

這是可能的，我堅信。運命這時便慈悲起來：鬆了手，我們將立刻看見前面閃現一座陰匿着的獨木橋。呵，跨在萬丈深的澗谷上的獨木橋呵，（如剛才所說的，牠是陰匿着的……）那澗谷爲莽茂的芝蕈和闊大的羊齒植物沒有隙縫地所封鎖；而在牠的不可知的淵深處，流着亘古的，奧祕的水流……跨在萬丈深的澗谷上面的獨木橋，你該是通到闊朗的天地，坦直的道路上去的獨木橋吧？……

我想——我堅信這樣：在險避的山間，或黑暗的森林里，我們常會不期地遇見這樣可親的獨木橋的。

七月，永安。

### 報復

（短篇）

王西彥 著  
實價一元六角

本書包含着作者抗戰前後的創作十篇，所描寫的範圍很廣，從江南的農村到北國的古城，從前綫的苦鬥到後方的敲詐，——廣泛地反映出戰前戰後的光明面與黑暗面。

改進出版社發行

遙遠而哀婉的我想念起家鄉的，  
山水旖旎容：

我反復地追想着：

長白山是怎樣的健美而壯麗，  
山上是生長着怎樣鬱繁茂的森林，  
更反復地追想着：

松花江水是怎樣曲折地

繞過家鄉的土城，

怎樣嘶唱地

穿過平廣的草原

向着那無際涯的遠天流瀉……

（今天，在敵蹄踐踏下的

家鄉的山水，

還是那樣壯美而明快麼？）

我在嘉陵江岸上，

站在灰黯的雲天下，

悲憤地起昂我的頭，

遙望着那雲烟飄渺的遠方

在萬水千山之外的我的家鄉

禁抑不住的我流出那

思念家鄉的熱淚，

望——望那遠天抗爭的烽火，

我遂扯起吶喊，向我的家鄉，

唱起反叛的戰歌——

但，我這微弱的歌聲呵，

可能傳到家鄉兄弟們的耳邊麼？

# 七小姐

郁 天

中學沒有畢業，上海的戰事爆發了，七小姐就跟着在一家烟草公司裏做事的舅舅，回到了錢塘江南岸的山鄉裏來了。七小姐今年還只十七歲，生來像娘，瓜子臉，尖下巴，眼睛細眯眯；小時候還有一條小辮子，像老鼠尾巴一樣拖在背脊上。現在跟舅舅到上海去進了幾年洋學堂，就完全換過一副樣子了。當她一踏進家門的時候，東隣西舍都像看新嫁娘似地圍了攏來。

「噲，七小姐穿了高腳皮鞋哩！」

「你看呀，七小姐的娘！這個頭髮，纏得像什麼呀！」

李大媽一面拍拍身上的灰塵，一面眯細了眼睛從灶間裏走出來，心裏高興得連話也說不出了。七小姐的高跟皮鞋向前一蹬，就跳在娘的面前：

「媽媽，我回來啦！」

「又是坐了火車的吧？」

「坐火車，也坐輪船。」

「又是化了許多錢啦！一定的，我到一次

城裏，去六角，回六角，黑心船老大一定要六角錢，少他一個小銅板都少不來。上海到這裏，幾百里，幾百里一定化了許多錢吧？你舅舅賺這麼多錢，你享福，呵哈哈……」

隔壁的柳橋嫂嫂拉大了嘴巴說：

「大媽，你還沒有看見她穿了高腳皮鞋呢！」

「高腳皮鞋，」李大媽俯下身子來仔細看了一眼，裝做生氣的樣子說，「什麼高腳皮鞋，自己做的會不牢？偏偏要學外國派，老早對你說過，讀書人只會給外國人賺錢！」

做娘的說得很高興，女兒的耳朵却聽得不舒服。七小姐正待要走，又被和尚公公家的和尚婆婆攔住了。她老人家一手擦着濕漉漉的老紗眼，一手觸到七小姐的皮鞋上。

「轉過來，轉過來，讓和尚婆婆看一看，什麼高腳皮鞋呀？噯，滑的，上了油的吧？烏油油的，有亮光，……噯，七小姐漂亮了，你娘要好好費一翻人心事哩，七小姐長得這麼高，像大人一樣了……」

柳橋嫂嫂騰地跳起來叫道：

「種田佬是不在眼裏的了，七小姐，噢？」

「呵哈哈……」  
周圍的姑娘都笑起來了。七小姐的娘有風地說：

「費什麼心事，仍舊種田人家去！」

七小姐把頸頸狠狠地一扭，跑到自己的房裏去了。她覺得她們都是說些無聊話，看看她們一般嘻嘻哈哈的模樣，要發氣又發不出，只得抱着滿懷的不高興，去整理自己的房間。七小姐的家裏有三間屋，她娘住在與柳橋嫂嫂家接着的一間的裏半間，外半間是穀倉，但收麥的季節也放麥，還有些肥田的荳餅、石灰之類，她娘用以下田的農具，不管鐵耙、鐮刀、鋤頭、晒花的簾子，東麥的繩子，晒穀的竹席，都堆在這裏。頂頭的一間是廚房，除了做飯之外，常常關着的。中間的一間，外半間放着一隻吃飯檯，逢到忙日，這間屋裏就熱鬧，李大媽總是請短工們喝一點酒或做一點耐飢的點心讓大家吃得高高興興，好讓他們下田時多翻幾下鋤頭，李大媽種了十多畝田，自己雖然能幹，實際上，大半全是靠短工幫的。就在吃飯間的裏邊，那半間便是七小姐先前住過的房間，裏邊的裝置很簡單，因為七小姐還是個小姐，當然還沒有嫁粧，娘的嫁粧自然很有希望將來是七小姐的——娘曾經提過，只要再去漆一下，有兩隻紅漆的板箱只要去洗一洗都會像新的一樣——但是，現在還是放在娘的房間裏，七小姐現在還只有一張單人床，一隻舊的，說不定是祖母的祖母留下來的黑色的梳粧台

兩隻方板櫃，其餘就一點也沒有，七小姐在上海的年頭，這間屋子也堆過棉花，雖然經過打掃，四壁仍然殘留着許多小花虫結的巢穴，七小姐一走進這房間，就覺得骯髒不整齊而

感到難受，後窗又是裝的鐵窗，光線十分暗淡，陰濕濕地有一股霉氣在蒸發着，七小姐猛力把多年不曾開啓的後窗打開，伸出鼻子去吸了

兩口氣。後園裏的茂密的竹林裏，一條黑狗在那裏尋找野食，踏着落葉颯颯作響，小雀嚇慌了似地在林間猛力拍着自已的翅膀。林外是廣闊的田野，有野雞與鴉鵒在乾草裏唼叫着，使

七小姐聽得很高興。

大約費了整整半日的時光，七小姐把她自己的被褥、衣衫、書籍，都整理完畢，然後在那張書檯上，放了一套筆硯，及幾本新讀

過的教科書，預備以後每天早上寫兩張大字，讀一課英文，吃飯之後出去玩一回之外，下午還要做代數，晚上就寫日記，她決計要把功課做好，將來戰事平息後，不致遭到留級的惡

運。

第二天，七小姐就照着自已決定的生活程序做了。使得自己的娘也十分奇怪：怎地活潑的一個姑娘讀了幾年書會變得這樣甯靜了。

但是這樣的生活過得不長，沒有幾天，七小姐自己把出去玩兒的時間放長了。一句話，因為村子裏的人們，十個之中倒有十一個聽她講上海景或者唱洋歌。和尚婆婆聽上了六十二歲的年紀，常常濕着的老臉眼已經看不大清楚了，

但是耳朵還健聽，一見七小姐總是把她叫住，笑嘻嘻地說：

「七小姐，七小姐，你再唱個洋歌給和尚婆婆聽聽看！」

於是七小姐又把小眼睛一睜，就站在和尚公公家的階沿石邊唱了起來。

附近的姑娘們一聽到七小姐的歌聲，一個個都圍集攏來，一個唱了還要她再來一個。但是和尚婆婆懂什麼呢？一點也不懂得的，聽過之後，只把扁嘴巴歪歪西笑笑，自言自語道：

「真是洋歌，洋歌！」

「洋歌？」七小姐抗議道。「現在都通行的，你們一點也不懂得，在上海收音機裏天天唱！」

於是，姑娘們又揀上去問收音機，問留聲機，問東問西，把七小姐所知道的上海景，不再撥出來。

有的時候，七小姐便在箱子裏翻些畫報出來給姑娘們看，而且還有條有理地給她們介紹：

「這是阮玲玉，演三姐妹的，電影明星。」  
「柳橋嫂把畫報拉在自己身邊，喜氣洋洋地說：

「噢，她的眼睛在瞟呢，笑嘻嘻地，像活的一樣。」  
「這一本是打仗的！」七小姐又抽出一本來說。

姑娘們都伸手來拉打仗的了，她們的手指頭在圖上摸來摸去，看三天三夜也看不厭們似地，十分細心地看。突然一個大驚小怪的聲音喊起來了：

「飛機，飛機！」

於是又來問七小姐，七小姐講飛機，講大炮，一講就是老半天，七小姐偶然想到該回家去做代數去了，正待要走，柳橋嫂的女兒阿仙又拉住了她的手臂，偏偏不放走，問她：

「七小姐，你會打拳嗎？」  
「你會操槍嗎？」  
「都學過的！」七小姐說。「我們學校裏有軍事訓練。」

「噲，都學過的？」姑娘們像在七小姐的身上發現了什麼秘密武器似地說着，又馬上要七小姐試試看。

和尚婆婆從矮樑上爬起來，擦擦眼睛，也盯着七小姐跳着腳，看什麼西洋鏡似地看着，姑娘們舉着七小姐做着跑步的姿勢時，和尚婆婆忍不住說：

「你們學了她，將來拔你們去當女兵噢！」

姑娘們一點也不把老人的話放在耳朵裏，吵着，跳着，階前的空地裏，△在舉行足球比賽一樣熱鬧。都說七小姐是練成了什麼本領來的。

李大媽倚在和尙婆婆家的門檻邊，下巴也快樂落了。

柳橋嫂對李大媽笑嘻嘻地說：「李家村

裏塞出個女皇帝了呢！

和尚婆婆說：「只可惜一投投的女胎！」

二

村子裏的人們都把七小姐另眼看待了，如果誰同七小姐談了次話，就把誰認爲是個有教養的人，有幾個呆笨的一字不識的人，就先自己認定是笨人，看見了七小姐，只問聲：「飯吃了吧？」或者「今天天氣好嗎？」下文就再也不敢講下去，怕在七小姐面前丟臉，怕被人家捉住了話柄：

「連這一點也不懂！」

七小姐的娘因此而十分高興，七小姐晚上溫功課的時候，總催她早些睡，睡着了，替她拉好被頭，寒溪澗河，像冷風單單會凍壞了七小姐似的。自從七小姐回來之後，李大媽似乎一切都感到了滿起，只有打仗的消息，使得她心裏不免常常攪起些風波，年夜邊，有許多人家家都逃到了山鄉裏來，說是杭州也到了日本鬼，有的還說日本鬼要渡江來的，這就把李大媽嚇壞了，她的一雙放火腳驚到東驚到西，想問個底細；却誰也說不出個着落。村子上有上了二十來歲的姑娘，都被她們的父母們急急忙忙地出了嫁，因爲他們都會聽到過日本鬼和花姑娘這兩個名字所聯起來的故事。誰肯把這頭心事拖着呢？李大媽也是想了結這頭心事的，但是，李大媽生下的七個男女，現在只活着一個七小姐了，七小姐是不能出嫁的，應該招

個賢女婿進門，替姓李的傳個後代，祖宗的稷飯也好有個着落。於是，李大媽在深夜裏就獨自把村前村後村適齡的男子想了個遍。想來想去最後是失望，實在沒有一個配得上自己女兒的。自然也有人曾經替李大媽討了幾張「八字」來過的，但是經過李大媽探聽了之後，連有一點點滿意的也沒有一個。有的不識字，有的識了字，却在學「道士」，正正氣氣的識字人，比如數數書的「八字」一個也沒有的。有的時候李大媽想到去問問自己的女兒，人家都說在外面朋友一定很多的，看她可有合意的男朋友沒有。但是一問上去的時候，像把針刺在她臉上一樣地，七小姐馬上會板了面孔，不來睬你。

有什麼辦法呢？就是她有了，好壞也不曉得，做娘的怎能放得落心？但是七小姐雖然對於溫習功課已經有點厭煩了，但爲了要準備將來去升學，仍舊不時在房間裏習字，念英文。在二月末稍，菜花黃遍田野的時候，她接到了一個同學的信，說是參加婦女工作訓練班去了，三月一日起，就要在城裏開始訓練，將來會分派到前綫去工作的。後來又知道另外還有三個同學進去了。七小姐會想到將來開起學來，她們怎麼辦。但在回信上自然說了許多表示佩服她們爲抗戰服務的話，村子上的人知道了這回事，也都奇奇怪怪地議論着：

「女人也當起兵來了，怪不得時世要亂，皇帝要換朝代了。」

七小姐對說話的人笑笑，回頭還是去讀自

己的書。

但是，黃霧過後，女兵真的在一個大晴天裏開到了這個山村裏來。她們的裝束，只沒有槍，其餘的就像男兵一式一樣：穿兵衣，戴兵帽，草鞋腳，背上還背了頂大涼帽，胸口挺得高高地，勿像男也勿像女，大家一見她們，就有些怕，和尚婆婆就先把自己的孫女兒管了起來，柳橋嫂嫂也不放她的女兒阿仙跑出去。她咬牙切齒地說：

「你去你去！你去去看，你去我就——」人們都像碰到了女兵就會倒運似地慌着。但七小姐却換上了一身童子軍裝，笑嘻嘻地獨自看女兵去了。她還像煞有介事地說：

「我去看我的同學！」

李大媽在自家門口邊跨進又跨出，心裏被一件事攪擾着，她想想自己的女兒有這樣的同學，算好還是該算壞呢？放了她去會有什麼禍水嗎？心裏決不定，什麼事情都做不成了，站到階前去再看一眼，女兒的背影已經在山嘴頭消失了。

城裏開來的一區隊婦女工作隊，一共有十五六個人，她們都住在山嘴頭的那家廟裏。現在她們正好吃過飯，坐在大殿上談工作方面的事。一看見山嘴頭的個學生模樣的人進來了，她們便馬上站起來招呼：

「請進來！請進來！……」

有一個小白臉從大殿上跳過來叫：「啊，李七珍！……你來了！我想來看你

呢！」

七小姐一見是同學鐘學美跑過來了，高興得把小眼睛眯得像線條一樣細，馬上竄前一步，拉住了鐘學美的手，削尖的臉上，也泛起了紅暈。

「我曉得是你們來了，真的！」

「真的來了！」

大殿上的主人都殷勤地要請七小姐一起坐，七小姐又像難以爲情，像極度興奮地話也說不出來了。鐘學美替她一個個都介紹了一下，七小姐才知道那個像自己一樣瘦小的矮個子是她們的陳區隊長。陳區隊長客客氣氣地說：

「李同志，請來一起坐！」

其餘的也都一齊說：「來，李同志，一起坐吧！」

「原來她們都是這般高興的啊！」七小姐的心裏不免這樣想。

鐘學美拉七小姐在自己坐的板櫈上一起坐了，還說了幾句自上海別後的閒話，大家都覺得在抗戰中仍能共聚一堂，完全是出於意料的；而七小姐特別感到在她們之中有着一種自己所需要着的快樂。陳區隊長用親切的笑臉向七小姐說：

「李同志離了學校，一直在家裏嗎？」

「真無聊，一直在家裏！」七小姐表示無限羞恥的樣子說。

「恐怕長此下去，一切都要退步了！」

「不會的，聽說你在家裏很用功，天天溫習功課？而且以後我們可以常在一起，共同學習學習。」

七小姐高興極了，不自覺地脫口便說：

「一定，以後我一定來向你們學習，只要陳區隊長，你們都願意教我！」

大家都客客氣氣，使七小姐的內心十分愉快，自從她回到這個山鄉裏的老家之後，她一直在寂寞中過活，與姑娘們說說上海景，也越說越乏味了，溫溫功課，一成不變，枯燥得很，現在得和這樣一批人做朋友，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而且那個矮身材的陳區隊長，特別客氣，她說：

「我們奉命到這兒來工作，人地生疏，一切還望李同志幫助呢！」

七小姐的心騰騰地跳個不停，頭髮根裏幾乎擠出汗來，她甚至覺得有點奇怪起來了：爲什麼她們都是這樣和藹的呢？

臨走的時候，鐘學美還借了一冊「戰時小叢書」給她帶回家去看，鐘學美懇切地說：

「我們從前在學校裏學的一點，實在太不夠了，我最近讀了些新書，才知道這個世界原來不是我們以前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以前我們讀的書，可以說都是死的，陳腐的東西，我們要知道世界的變化我們得到真實的知識，還該好好地讀一點新書。我們的陳區隊長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我們不懂的時候，常常問她的，你把這冊書拿回去，看了以後或者可以常常來和我們談談或者問問她。你在家裏環境清靜

，正好多讀些書，只要我們自己有了本領，什麼都不怕，是哇？」

七小姐今天第一次虛虛心心地说：

「我一定要常常來學習！」

在回家的路上，一個個活潑的臉相，一句句和藹的言談，一團高興的空氣，仍舊清晰地活躍在七小姐的眼前，七小姐的肚子裏馬上起草了一張新的日課表的腹稿。

三三兩兩的女兵成天在村子裏跑着，七小姐也像有一份薪餉好到手似地，常常跟在她們一起。她們不怕羞恥的唱歌給大家聽，還講打仗的消息。她們的嘴巴像泥溝裏的小鴨，一天到晚不要停的，柳橋嫂嫂說：

「她們是什麼地方鍊出來的？一天到夜不停的，比男人還健！」

李大媽半懂不懂地說：「畢過業的呢！七珍的同學也在裏邊。」

「不知道她們還想不想嫁人的！」

「除非是尼姑命了！」和尚婆婆似乎有些氣不過她們。「你們看着好了，都是不成大業的！」

和尚公公也倚在門旁懶洋洋地說：

「世界真個要亂哩！」

正好七小姐挾着一卷書報從山嘴頭闖過來，聽他們這樣說着，她禁不住吃吃地笑了，她正正經經地說：

「她們要開保民大會了，現在是在進行家

庭訪問，將來開了會，不好的保長都要革職！」

「有這麼大的腳力？」

和尚公公抹抹鬚髯搖搖形。和尚婆婆死也不相信。

但，事情真的來了，山後村裏何保長出了事，收了李貴明家六十塊錢，一家三兄弟，半個也不會動。

「壯丁舞弊！」

女兵倒兜呢！跑到周鄉長家裏，跑到馮家老宅裏，三個轉身，馮家大爺面前也講通了哩！何保長革了職。

還要開會，而且，而且開到自己的村子上來了。

要土頭土腦的邢阿四保主席。

邢阿四的腳像紮麻了似的，站也站不穩了。

「今天，今天，女兵……女兵先生，要我做主，我……我是種田佬，爛草包，呃……實在做不來主，做不來主，所以，所以……」

邢保長漲紅了臉，戰戰兢兢的說着，弄得會場上的姑娘們，咬着嘴唇，首先嘿嘿嘿嘿地笑了，笑聲擴大開來，全場都震動了。

七小姐站起來，細眼睛橫叫橫地說：

「誰叫你做了保長的，主席也做不來！」

邢阿四弄得頭也沒處鑽了。和尚公公站在壁角邊頭冷冷地說：

「邢保長是只會算大算地漲田地的，做得來什麼主不主！」

站在邊旁的女兵馬上來請和尚公公了，把

和尚公公嚇得面如土色。還是柳橋嫂嫂說的好：

「你們請七小姐來看看！」

「七小姐！」

「七小姐七小姐！」

七小姐真的走上台去。她先向壁上的總理遺像行了個禮，又向大家行了個禮。然後，面孔板板地，保民大會長，保民大會短，正正經經地講了下去。

「倒底有了禮數的。」

「她娘替她化了錢的。」

「你曉得，她一天到晚軌在她們一道呀！」李大媽裝做生氣的樣子，粗粗聲氣向上面說：

「好哩！講了點好哩！唾吐不得乾啦！」

七小姐沒有聽到，她正講得起勁呢，她把新從小冊子上看來的什麼帝國主義，什麼抗戰到底……都搬了出來。

「噫，七小姐有點厲害呢！」

七小姐被人們讚說着。這種讚說在今天的七小姐看來，覺得正像她自己以前專想升學而死說那幾本教科書一樣的無聊。

中秋節前後，突然有一個風頭，說是日本鬼要過江來了。那個革了職的何保長，上次曾經白搬了一場，現在又第一個搬起來了。村上的人都是不大識字的，不看報紙，不知道打仗到底打得怎樣了，每個人的肚子裏都裝滿了慌亂，跑到東，跑到西，不相信女兵的就跑到邢阿四家裏，找邢阿四，邢阿四雖是保長，却不

懂時事。跑到何保長家，何保長家裏已經搬得「空空如也」了，只剩那個事務員趙文山還在那裏替何保長守家，大家問問他，他說：「一點沒有法子，只有快些逃，這一次日本鬼一定要過江來了。」

「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大家沒有辦法。有的人特地趕到離村三里的張老先生那邊，想問個辦法。但老先生只把手指指天，指指地，指指自己的胸膛，合起了眼說：

「氣數。」

和尚公公也沒有法子好想，只是抹抹鬚髯，悶嘆氣，和尚婆婆却說：

「做條老命不着，死就死！」

李大媽急得飯也吃不下了；問問女兒怎麼好。女兒就回她一片大道理：

「你聽趙文山的話，逃到那里去？他們有錢，今天逃這裏，明天逃那裏，而且日本鬼不一定就打過來，昨天的報上就說杭州的敵人只是虛張聲勢，倒有撤退的模樣，怕什麼呢？真的來了，年青的參加游擊隊，你們到山裏去，一個人總要死一死的，有什麼怕！」

「不上年紀，話像屁樣放的！」母親瞪瞪小眼睛說。「餓死你，游擊隊，游擊隊，怕女人真會打仗哩！」

敵人沒有來，但是娘的主意，輕輕地就打定了：

「無論如何，一頭親事先要定，這樣亂的年頭，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



七小姐却老得起面皮來了：

「我不嫁人！」

「什麼？……」

做娘的第一次驚愕地發覺自己的女兒連根都變了樣。第二天，她就正正經經去活動「八字」去了。

四

七小姐雖則已有十七八歲的年紀，却從來沒有掛過什麼心事，可是自從和娘鬧了一次別扭之後，忽然為她帶來了一絲悲感，每當獨自在更深夜靜的燈下，想起那頑固的娘，又可憐又可恨。先前的時候，她只知道反對娘便是真理，現在她明白：娘也是這個古老的社會上的可憐虫而已。陳區隊長曾經說起過，陵她一樣的人多得，雖然她的見解不合我們的要求，但是為了我們工作的方便，我們不能把她擯棄，相反的，我們要迎合着她們的心理，爭取她來；至少不妨礙我們的工作。陳區隊長的話是不錯的，娘是個上了五十年紀的人了，筋骨雖還做得動，但近來受了戰事的影響，心境已變得不得像先前的平穩了。想想那年老的人，她一心希望有個成家立業的好女婿，有個白白胖胖的後代，可是現在却一個都沒有，敵人的砲火已打破了她那安於田地的設想，她的完全失望與不得意，做女兒的不免依稀憐憫起來了。

鍾學美也總是勸告七小姐，對娘態度不應該無條件的蠻強，有可以聽順的話，還是應該聽的，可以幫忙的事，也應該幫幫她的忙，取

得了娘的信任與同情，將來要做什麼事，都會便利些。

現在想來，實在都不錯。七小姐懷恨起自己先前的幼稚病來了。但是，一到第二天早上起來，聽到娘又在說：

「有一張『八字』說是合到六分的，去合合看好嗎？」

「咄！」女兒掬起嘴，給娘一張冷面孔。

娘只得把話頭轉到旁邊：

「人家在說，那那家廟裏，搖籤姑娘也有在裏邊，聽到她們在唱不入腔的小調呢！你還常常去，讓你娘來受開人話！」

女兒不睬她。

「人家都在說！學好學壞都在自己，你不要以為讀得了幾年書就什麼都懂得了，和尙婆婆說：『正真靠讀書吃飯的能有幾個，前宅後宅去尋轉來？』」

「唱不入腔的小調？誰說！」

「趙文山說的，趙文山是讀過書的，他怕比你還不懂，你要受她們騙死騙活的騙，你儘管去！」

「趙文山是什麼東西！他幫何保長發私舞弊，查出了他的壞處，還有好話說的？就是不好，也不用他管！」

「別人是無人管的，閒人閒事是管不着的，只要問問你自己……：老古話：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阿福姐比你大一歲，養了兩個小人了。你自己去想想看，有沒有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整天不落腳的東跑西跑，成個什麼路數！也不

想想看我娘年紀這麼老了，做不動了，將來靠誰？……唉，七珍七珍，你怎麼完全不給你娘想一想呢……：人家的女兒這麼聽話，只有我，我……」

李大媽說到這裏，喉嚨頭哽咽着，兩顆老淚浮在眼眶裏閃着光，怪可憐相地看着七小姐。七小姐沒有做聲，過一下，仍舊悄悄然地跑向外面去了。

但有的時候，七小姐也願幫助娘做些雜務了，比如洗洗自己的內衣，或者娘在淘米的時候，她先去灶下引着了火。

七小姐的那雙脫了漆的高跟皮鞋也卸下來了。換了上自己做的布鞋，穿衣洗臉什麼的，也都似乎隨便了一些，娘偷偷地留心着，留心着，她把望她真能回心轉意，仍舊跑到她的懷裏來。有時候便好聲好氣地勸她：

「七珍，不要怪我娘多嘴，做娘的實在要你好，你不要把娘的話聽錯了，『男大當娶，女大當嫁』，年紀大了，總得想想根本，閒人閒話不去管它，自己立定根本第一。夜裏早點睡，那家廟裏少去，守在家裏認真真真做去，要粥要飯總有得吃的。」

女兒點點頭一言不發，每天總還少不了那家廟裏去一次，回來的時候，仍是拿些七零八碎的紙張與書報，一跑進自己房裏，就再也不出來，娘始終不懂她到底是在翻些什麼，每夜翻着翻着不想睡，她蹣跚地走到女兒的房門口，看看女兒，女兒正出神地訂着書中每一個字。

日子一天天過去，婦女工作隊裏辦了個婦女識字班，請七小姐去教書，七小姐不加思索地馬上答應了，而且還說：

「我可以拉許多學生的，阿大妹、阿仙，柳橋嫂也拉得動。」

「那是最好了，」瘦削的臉上常常堆着笑的陳區隊長恭維似地說。「學生多了，將來還可以添一班的。只是要煩李同志多幫忙了。」

七小姐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也就客客氣氣說：

「怕教不好呢！」

「慢慢來，只要有學生。」

「那是一定的。」

七小姐的瓜子臉上怪有光彩地，跑到山前，又跑到山後，真的正正經經招起學生來了。

山鄉裏的冬天是晒太陽的日子，十月過後，村人們再不落田畝。

阿大妹去了。阿仙也去了。柳橋嫂也說比晒太陽好些，要去聽聽女兵究竟講些什麼，橫豎有七小姐在那邊，不怕什麼。

真的女兵的婦女的婦女識字班開學了，山前山後的姑娘們都去了一大批。

七小姐像煞有介事地跑到識字班裏教書唱歌，先教「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又教「大刀向——」喉嚨提得高高地，有的時候還把着柳橋嫂裏粗大的右手，幫她寫字。

和尚婆婆却發起大火來，硬把孫女兒阿大妹關到了屋子裏。她說：「我的孫女兒不想靠字裏吃飯，不要讀斷命書，我們鄉下人總歸要

靠做來吃的天天縫縫襪頭，賺角把錢够滿足了，不像人家想靠讀書發財！」但是李大媽想想，自己的女兒讀了書，倒底不差哩，多少有了點希望，時世太平了，教教書，學校開在自己村子上，日出夜回，有照顧，有幫助，也可出產一筆省力錢呢，所以嘴上裝成不贊成，心裏却滿高興。

七小姐白天去教了書，晚上回來還要讀自己的書，娘反而有點過意不去起來，每晚總要說兩遍：

「七珍，早點睡！」

七小姐却合攏書本，提起筆來，刮刮地又劃些什麼了。

「你在寫什麼哩？」

「寫篇文章，明天壁報上用的。」

「要笑死人哩，先生幾時替你開了筆頭來的？」

但是七小姐真的寫起文章來了，第二天，壁報貼在那家廟的山門口，連剛讀過不多久識字班的阿仙也說，真有個「七」字的。

和尚婆婆有點奇怪地說：

「七小姐會寫文章啦？」

七小姐客客氣氣地回答：

「是的，我在學。」

「要被你學會了做個女官哩！」

「現在是大家一樣，男女平等，也沒有什麼做官不做官，男人抗戰，女人也抗戰，我是在抗戰的工作中學習。」

和尚婆婆聽着這套話，說什麼，一句也不

懂。只在背地裏對人說：

「大概世道真的變了，包穀土上出老虎，茅草屋裏出公卿，古話上了譜啦！」

上了譜的，七小姐真的能幹哩，村上有什麼事，也來找七小姐了。

「七小姐，我家只有一個兒子，可不可想想法子呢？」

「政府有規定，獨子免役，我替你填一張聲請書。」

「七小姐，我的大兒子抽壯丁去三個月，還沒有信息，不知怎麼樣了！」

七小姐安慰她一頓，並且說：「我替你寫封信去好了。」

「七小姐……」

「七小姐，七小姐……」

七小姐的名字，被人們叫得怪親暱的，使李大媽暗暗地歡喜不已。

七小姐自己却說：

「請你們別再叫我『七小姐』，我不做小姐哩，你們叫我七珍好了。」

有一個謠言，說是錢江大橋又在築起來了，在杭州做生意的，仍舊可以回杭州去。

村上的入都很奇怪。

「講和了？」

「打停了？」

下午識字班裏的一批姑娘們回來了，她們個個都說：

「這是日本鬼子叫漢奸造的謠言，抗戰到

底，不講和的，七小姐把報紙讀給我們聽的，我們的游擊隊已經進了江呢！不把日本鬼打出去，打仗不會停的。不相信你們等着瞧。」

不到一星期，有人到過塘江邊的西奧鎮回來，說是真的沒有這回事。

從此，和尚婆婆看見女兵的時候，再也沒有話說了。

婦女識字班快結束的時候，七小姐又去見陳區隊長。

「第二期要招生了吧？」

「結束了再說，」陳區隊長溫和地回答，「因為各地工作開展，現有同志不够分配，大隊部正預備招收新同志，如果此事成事實，那末，這裏的同志將來也必定要調回去集訓一個時期，所以暫時只能將第一期結束了再說。」

七小姐謹慎地用兩隻小眼睛牢牢地盯着陳隊長。聽說要招新同志，心裏浮浮地動了起來，她想自己應該是及格的一份子了吧？但是陳區隊長思索了一回又說：

「如果我們離開了這裏，我們總得想個辦法，使你繼續在這裏工作下去。」

七小姐馬上把困難提了出來：

「你們去了，沒有經費，而且只有我一個，沒有錢，我又沒有力量，一定做不起什麼事的，我想，我想……我想來投考……」

「噢，你想參加我們的隊，來一起工作嗎？」陳區隊長像有所預料似地微笑着說。「那好極了，如果你願意，我可以替你介紹。」

「好，我那一定！」

鐘學美正從外邊訪問了一家出征軍屬回來，走過大殿，看見李七珍同陳區隊長在一起談話，便也插了進來。

「李同志想參加我們……」

陳區隊長沒有說完，李七珍自己搶着說：

「我想來投考新隊員。」

「好極了，好極了！」鐘學美拉住七小姐的手，簡直狂跳起來。「可是只怕你媽媽不允許。」

「對了，」陳區隊長也說。「只怕你媽媽不允許的。」

但是，七小姐不管一切的心裏先決定了：一定跟她們去，一起學習，一起工作，留在家裏，母親的「八字」是永遠不會纏清楚的。七小姐現在不再想學高中大學的業了，她想做一個能幹的政治工作者，她有將來去做更大的社會事業的理想。

將要過年的時候，那家廟裏的一區隊婦女工作隊真的奉到調回受訓的命令了。七小姐得到這個消息，一夜沒有睡好，她想到娘，娘是愛她的，一定要阻止她，應該用什麼方法說服她呢？想來想去沒有辦法，最後，她覺得這是根本沒有辦法的。第二天早上起來，便直率地對娘說：

「媽媽，我要跟她們一齊進城去了，受訓完畢就回來的。」

「噯，」娘突地吃了一驚，立刻反過臉來

說，「你說什麼，你發昏了……不能的，不能的，無論如何不能的，我知道你天天和女兵們混進混出，混在一起，沒有好散場的，真正不錯，不能去的！」

「去學了本領才能做事，坐在家裏太沒出息了。」

「不許去！」

「以前上海倒去了，城裏還去不得，又不要你拿出一個錢來。」

「不許去！」娘堅決而沉悶地說。「親事也還沒定當你，——你想出了這樣的怪主意！」

「將來會回來的。」

「不許去，不許去！你走走，我打斷你的腿！你竟這樣胆大了……」

七小姐的老脾氣一直沒有發了，這一會可再也耐不住。

「不許去也要去，非去不可，看你留得住我！」

母親的淚水像山泉似地湧了出來，向那家廟那邊狠狠地罵道：

「你們要拆散我的人家啦！你們——」

但是第二天七小姐一清早就挾着一個小衣包走了。而且臨走時還對阿仙等一批識字班裏的姑娘們說：

「你們今後好好地自己學習上去，將來都會做大事的。」

母親小脚，追又追不上，有什麼辦法把自己的女兒關在家裏呢！

(完)

## 磨

彭燕郊

以四射的水珠你散開着  
一條燦美的圍裙  
你，古中國底虔樸的農婦呵  
你綻放着。朵動人的過客之花  
你用你底許多耳朵聽着  
你底飛着的笑——不止息地旋轉，你  
是何等精巧的造物呀  
一葉葉相連接，旖旎般地飄蕩  
而溶化到匆忙的卷轉裏去……  
像母親，你用發亮的牙齒細嚼  
那粗糲的糧食  
饑饉飢餓的我們，你是怎樣勤勞地操作呀  
你伸縮着力的臂膀，緊張地  
沉默在顫慄的剎那裏  
以一起一落的對照  
誇張着時間之迅疾的流逝  
你巨型的軀體匍匐在滾湧的塵灰裏  
在揮汗的，難捉摸的速率裏  
平凡的奇跡，公然的神祕呵  
是誰把你造成的？誰使你這樣能幹的？  
分不開段落地你奔逐在  
旋轉着的，巡迴着的永久裏  
你袒裸着你底憔悴的心  
你是不朽的，為你埋頭在  
片刻不休停的伸縮裏，而又朗爽地

## 李陵與周作人

相 稜

自從周作人的留戀北地，出席所謂「更生文化座談會」，被愛國志士所阻擊，直到東渡敵國，參加東京的「東亞文化委員會」，在我們文化界——尤其是文藝界，早已有過勸責，惋惜，鄙棄，憤慨以至於口誅筆伐了。和我們的從希望到絕望，從婉勸到誅伐同時，周作人則從「假裝好吃苦茶」，「關門敲木魚念經」，出門「托鉢化些米麵」(見其答胡適之的「苦住菴吟」)到乘桴東渡，靦然媚敵，這距離，是如此鮮明地刻劃着一個人的人格墮落。以過往來估量現在，同樣地也可以以現在來推察將來，對於周作人的必將墮入世界上最不乾淨的一片土上去的事情，是可斷言的。不相信嗎？那麼請看他又一次的「業績」吧。

下面是從一篇關於華北現狀的通信里抄摘下來的：

「……『華北政務委員會』，設有『內務』『財務』『實業』『教育』『治安』『建設』六署及一個『政務所』。每署設督辦一人，署長一人，計內務王逆(指『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兼，財務汪時琛，實業王蔭秀，教育周作人，建設殷同，治安齊燮元，『政務所長』祝醒元。……周作人的任爲偽教育總署督辦，是『各院校』向敵方提出的希望，不過王揖唐很願意把持，因此爲了一個祕書長的問題，和周作人出意見，周逆就職沒有兩天，就托病不出，結果訴到敵人方面去，周逆利了，王揖唐面皮很厚，自然也不以爲意。……」

這是事實的記載，不容我們懷疑，也無須懷疑。以「各院校」向敵方希望之力，使周作人得擠入殷同，齊燮元之列，這在他自己或許是一種可喜的「成功」吧，更何況還能勝訴了王揖唐？「就職」之後，而又「托病不出」，終於「訴到敵人方面去」，獲得「勝利」，對

以悅耳的獨白  
述說着這村莊上的奇聞和軼事……

你旋轉着，旋轉着  
是怎樣的磁力在慫恿着  
使你這樣熱中地沈湎在工作裏呵？  
追隨着你，我底遐思也是無盡的  
你知道嗎？你這牽引着人的？

愛聽你底親熱的呀唔  
很早，我就起身了

站立在臨流的土崗上  
以號音的金箭，射落了  
徘徊在天邊的黑夜  
然後，伸出感激的手  
打開水閘

於是——  
黎明開始，你神聖的工作開始

## 溪 晚

鄒 綠 芷

輕輕地，輕輕地，  
揉搓着睫毛似的杉葉，  
撥弄着柔媚的高梁葉，  
舞動着鷹爪形的竹葉，  
晚風吹拂過南方的溪邊。

於這種半推半就，撒嬌賣俏的媚態與醜態，正如像夜半街頭，塗脂抹粉的野妓，所能引起的，業已是憤怒以上的情緒——我們有的只是無限的厭惡而已。

記得在最初和友人通信時，他曾以北海牧豎，掘食野鼠的蘇武自許，而希望南中人士，勿把他視作胡服椎結，納首北庭的李陵。可是他却步步墮落，刻刻下流，蘇武自然是不願做也做不成功了，南中人士，於對他絕望之餘，便每每發出「李陵總歸是李陵」的喟歎。踏實說來，他自己之以蘇武自許，固然可笑，即將其視作李陵，也還是不十分確切的。李陵的亡降匈奴，是出於不得已。他將步卒五千人，與單于的八萬騎相值，苦戰數日，殺敵數千，射矢皆盡，兵卒無幾，最後這才嘆口氣道：「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在李陵的當時，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死，便是降。他未能戰死，自然是一大污點。但周作人的情形却是不同的。平津淪陷之初，北平各大學有多少教授和學生在紊亂之中冒險逃出，又有多少教授和學生則在較後的平靜的環境之中安然南下，更有如吳承仕（檢齋）先生及其若干門人們的留居平津一帶從事抗敵工作，而吳先生卒以身殉。我們固然不必以吳承仕先生的榜樣責周，但留給他從容南下的機會與時間不是很多嗎？而且，如果周作人能够聽從胡適之先生的勸告而「飄蕭一杖天南行」，氣節的保全固不必說，在自由中國的土地上的政府與青年，又將有怎樣的溼待和愛戴迎接着他呢。

其次，當時李陵降匈奴的消息一傳到漢，作為他的廳下的陳步樂受責自殺了，為他辯護的太史令司馬遷下刑了，而且，不久之後，由於誤會，母弟妻子也都伏誅了，隴西士大夫並以李氏為愧了。可是反觀現在的周作人，留居北地，辱身媚敵的事實連三接二的演出，而南中的一些匿居堪察加的教授老爺們，還在堂堂國立大學的講台上以及由所謂學者主辦的刊物上，竟用他的「文章」來向青年「示例」，叫青年學習他的「抒情」和「獨白」和「溫暖的愛」，這之間的幸與不幸的距離，又是怎樣的大，而我們的政府和輿論，又是怎樣的寬容！然而最重要的是，李陵的留居北地，從歷史的記載上看來，是實自知羞愧，未忘漢室的。當昭帝立時，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會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至匈奴招陵，李陵的回答是「恐再辱」。所謂「再辱」，即自承業已受辱。而在蘇武使匈奴時，李陵也會向武自白，說是「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見武以效死拒絕降敵時，又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當衛律之罪，上通於天！」而且還「泣下霑衿」。這種自承受辱與自知不義的告白，以及痛苦流涕的表現，都是李陵的作為一個人的人性的顯示。而周作人則最初以蘇武自許，又以「老僧始終只是個老僧」為辭，現在却竟然在醜態之中爭風吃醋，於敵

隨着晚風，向暮的冥色來了——  
有如一隻巨大的獸蹄，  
迂緩地，笨重地，無聲地，  
冥色蠕動進山谷，  
再偷偷地向大野爬去。

在朦朧的冥色里，  
大地幽暗了，只有溪水，  
任憑暗風吹皺面孔，  
閃發着青銅色的光輝。

從怪石嶙峋的山徑上，  
孩童們牽着牛羣下來了——  
牛羣把瓣形的蹄跡  
遺留在潮濕的沼地上，  
然後拍濺着水花，  
再酣然而臥；孩童們  
便一面驅趕着牛虻，一面  
向涼爽的溪水伸進足蹠。

片刻，溪邊又寂靜了，  
昏暗的山谷消失了人聲；  
而當潔白的鷺鷥的翅翼  
消溶在漆黑的夜幕里，  
牛羣沒入了胡麻叢，  
在山腰上開始跳動着  
橙黃色的第一盞燈。

一九四一，七月川東深灣。

人之前撒嬌賣俏，沾沾自喜於「勝利」的獲得，等而下之，將來不知道要演出怎樣的醜劇，那里還有什麼廉恥與人性可言！前面所引的那段通信里面所說的「面皮很厚，自己也不以為意」的話，不僅僅適用於王揖唐，是更可以同樣地移用於周作人的。  
不消說，兵敗時不能戰死，投降後受敵官爵，李陵誠是一個可鄙棄的人物。但周作人今日的媚態與醜態，實在是遠在李陵以下。所謂「白骨無辜鑿奸臣」，我們還應該可惜自己的筆墨。  
(三十年八月十一日)

## 編後記

編者

當這一期集稿待印的時候，正值敵機對永安肆行狂炸。本月九日及十二日兩次的大轟炸，這小小山城的全市精華，幾乎全部被毀，本社民權路總社也中了一彈，發行及進貨兩部的房屋差不多倒塌無存，幸而屬於發行部的定報股未曾遭殃，定戶名簽未曾失落，所以定閱諸君仍能按期接到本刊。至於全部稿件，逃警報時係由編者親自隨身攜帶，雖然每天自晨至晚的疏散，但還是特別提早趕編付印了——敵人的獸性何曾攔阻了我們工作的進行！

這一期我們又讓出巨量的篇幅刊出了三篇創作小說。田心潔先生的「吳柏榮」，會按照審查會的指示，略加刪削。郁天先生的「七小姐」，寫一個女性的轉變生長，而視之以一種濃厚的浙東的鄉土氣息，讀來極感親切。至於上一期預告過的李岳南先生的小說和厂民高崗二先生的詩，則移往下期。

下一個月是三卷六期，又是到一卷結束的時候了，時間有多麼快！我們幾次打算出的創作特輯，或許可能就在下一期里給以實現。並且，在特輯里面，當儘可能選刊新人的作品。

# 馬來亞的狂人

(續)

S. 褚威格作  
陳上白譯

我們旁邊付一種杯子的聲音，跟着有一陣格碌格碌之聲。心一燥，他把那瓶威士酒推翻了：我聽到他的手在地上摸索找尋那個瓶子，然後用一下急遽的手勢抓着它；他把那個瓶子向空中從船傍拋出去。他的聲音停頓了幾分鐘；跟着，如醉如狂的，他接着說下去，比以前更騷動，更激昂：

「我不再相信上帝：據我看，也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而且假如有一個地獄存在的話，我也不怕它，因為它不能再比當日由我從下午直到晚上生活過的時辰更加慘酷：請你設想一個小房間，在太陽底下燙熱的，在南方的蒸爐裏面愈來愈熾烈：一個狹窄的房間，有一張床，一張椅，和一個桌子。桌子上面，祇放着一個掛錶和一把手鎗；桌子之前，一個人：一個祇瞧着那個桌子和掛錶上的時針的人：一個不吃東西，不渴什麼，不吸煙，不敲彈，的人：他，老是：聽着我呢：老是，整整三個鐘頭：兩眼釘着錶面白色的圈子和作的塔之聲繞這個網走的那根細小的時針：就是這樣我過了這一天，就是這樣我等待過：可是像：像一個「亞木」是約等待過，不思索，禽獸是的，帶着這

種瘋狂的執拗，這種向自己面前筆直望去的迷念。

「我不給你講述這些時辰：沒有辦法講述它們：我本人我再也不能明白一個人如何能够生活這麼一類的頃間而沒有：沒有發了狂：那末：在二時二十分：恰巧二時廿分：我的眼睛瞧着那個掛錶：猝然有人敲門：我衝前去：像一匹老虎衝向它的爪下之物：一縱身我走過房間，到了門口，我突然開了門：一個中國孩子畏怯的站在外面，手上有一張摺起來的紙頭，我貧婪的拿了那張紙頭：同時那孩子一跳便不見了。

「我恩恩打開那個便條，想讀它：沒有辦法：我的眼前，一切搖擺着，一切都是紅色的：請你想想我的痛苦吧，我終於，終於，得到了我等着的她的信了：現在呢，一切在我的眼臉之前抖顫着，舞蹈着：我把頭鑽到水裏去：現在我的視覺較為清晰了：我再執起那個便條，念着：

「太遲了！可是在家裏守着吧，也許我還會叫你。」

「在這幅從一張隨便的舊廣告撕下來的糊了的紙上面沒有署名：用鉛筆塗抹的急促的筆畫是屬於一種平常較為穩當的筆跡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對着這便條感到這麼一種情緒：那裏有一種神祕和可怕的東西，它彷彿正在一次逃亡，站在一個窗口的邊緣或在汽車上寫的：一種從這張紙透出來的難以描述的，以憂煩，忽促，恐怖構成的東西把我的靈魂冰冷了：可是：我是快樂的，她給我寫了信，我還用不着死，我許能够幫她忙：或者：我許能够：噢！我完全陷在最狂妄的推測和希望裏面：一百回，一千回，我一讀再讀這便條，我將它湊近嘴唇：我檢驗它，找尋一句遺忘了的，漏去的話：我的夢老是成爲更深邃，更紛亂，取了二種打開眼睛睡覺的奇怪的形式：一類癡癡，睡眠與覺醒之間的昏亂的同時又是騷動的狀態，這種狀態也許持續了許多刻鐘，也許持續了許多點鐘：

「猝然，我有過一種驚慌的舉動：不是有人敲門麼？我遏止我的呼吸：一秒鐘，兩秒鐘絕對的沉默：然後重又十分溫柔的，像一匹耗子的搔抓，小小一下輕的，可是急速的敲門

我縱身朝着門口走去，依然麻木的，用一下粗暴的手勢把門拉開：我在外面看到一個僕歐，她的僕歐，我用拳頭打傷了他的臉的那個僕歐：他的棕色的臉泛作死灰色，他的忙亂的目光告示一種不幸。立刻，我請到可怕的慘劇：

「什麼？什麼事？」我艱苦地喘着氣。「Come Quickly (快來)」他說，再沒有別的話：我馬上跨下階梯，他隨着我：一部小汽車等着我們，我們登上汽車：「出了什麼事情？」我向他問道：他發抖着望着我，一言不發，脖子緊湊：我再問一次，沒有答語：我許願意再給他臉上打一拳，可是，他對她的吧兒狗的忠心使我感動：我再不問什麼了：那部小汽車在街上的機攘中間滾得這麼快，使行人一壁避開一壁咒罵；它閃電似的從海邊的歐西的市區開到較低濕的市區，而且更遠，大大的更遠，駛進那個泄泄沓沓的中國區去：最後我們開到一條與別的街道完全隔離的小巷：小汽車在一間低的房子之前停下來：那間房子是髒的，縮成一堆是的，前部是一家用一條蠟燭照明的店號：吸食鴉片或賣淫的地方，窩藏竊匪或犯法的人的地方：僕歐忽遽敲門：一個聲音從縫隙附耳作一些問話又作一些問話：我再忍不住了，我從坐位跳下來，突然把半掩的門推開：一個中國老婦作一下微弱的呼聲逃跑了：僕歐跟着我，帶我穿過走廊：拉開另外一道門：通到一個黑暗的房間的一道門：在那個房間裏面嗅到酒精和凝結的血的味兒：在那裏聽到

呻吟之聲：我摸索着前進：」

那個聲音重新止住了。而我跟着所聽到的像一些歇歇遂遂過於像一些言語：

「我摸索着前進：那兒：在一張不潔淨的蓆子上面：那兒，給痛苦把肢體揉曲，縮着：一類呻吟着的人的形體：她挺直在那兒：在黑暗中我看不到她的臉：我的眼睛還沒有習慣：我祇摸索着：我碰到她的手：熱的：燙的：由於發燒，一種厲害的發燒，我顫了：我馬上知道一切：她避開我逃到了這裏：她讓一個卑污的中國女人將自己毀傷，單單爲了她相信這裏的人不會說話：她甯願讓一個妖婦將她殺害，却不肯讓我調理她：因爲，我多麼愛：因爲我沒有選就她的驕傲，我沒有馬上幫她的忙：因爲我怕我怕死還厲害些。

「我高聲要人拿火來。僕歐趕忙走出去：那個討厭的中國女人，兩手發着抖，攜來一具生烟的火油燈。我擦擦着性子才不至把這個女流氓捏死：他們把燈擱在桌子上：一道淡黃的光綫落在那個受了磨折的身體上面：一下子：一下子，全部動撥，全部憤怒，全部這種積結起來的熱情的不純粹的渣滓，這一切都消失了：我祇是一個醫生，一個忠心，用思想，有學識，的人：我把自己放棄了：我用我的知覺和精神的的全部精明和「那可怖的」掙扎：」

質和機體：在我之前的不是她，却是抵抗死亡防禦自己的生命，一個在致命的痛楚中間捲曲着肢體的人：她的血，她的熱的和神聖的血浸漬着我的手，可是那沒有在我心裏喚起欲望或恐怖：我祇是醫生：我祇願見痛苦：我聽見：」

「我馬上看到了除非產生一個奇蹟，否則一切都完了：笨拙的和罪惡的手傷害了她，而她丟了一半血：我在這個污穢的地方也沒有什麼止血的器械，連清水都沒有：我所觸摸的一切都是髒的：」

「我們得馬上到醫院去，」我說。可是我才說出這句話那個捲曲了的身體便拘攣地翻起來。「不：不：毋甯死：誰也不知道這件事情：誰也不：家裏去：家裏去。」

「我明白了：她不再爲了保存性命而掙扎，可是爲了守秘密，保存她的名譽：我便順從了：僕歐拿了一張昇床來，我們將她躺在那上面：就這個樣子：已經像一個屍體，沒有力量：和作着嚙語：我們在夜裏把她搬送：到她家裏：趕走好奇和驚慌的僕役：一些竊匪是的我們把她抬到房裏，把門關起來，然後便：然後便開始那種掙扎，那種對死亡的長的掙扎：」

猝然，一隻手拘攣地緊握着我的臂，握到我差一點點要發出驚慌和痛苦的呼叫。在暗裏，那個人的臉一下子湊近了我，作猙獰之狀：我忽然看見他的雪白的牙齒露出來，我看見他的眼鏡的玻璃在蒼茫的月色底下兩隻巨大的貓



眼是閃閃着。現在，他不再講話了，他在盛怒之下幾乎號叫着：

「你知道麼，陌生人安安靜靜坐在你的凳子之上的你，作為漫遊者走過世界的你，你知道一個人死的經過是怎樣的麼？你已經身歷過這樣的故事麼？你可看見過那個身體如何縮起來，藍色的指甲如何抓緊着空虛，每個肢體如何拘攣，每個指頭如何挺直了與那可怕的結果掙扎，你可聽到過那種恐怖的呢？你可在那些突出來的眼睛裏面看見過這種任何言語都不能傳達的驚慌麼？你會看見過這種事情，空閒的你，足跡遍天下的你，把扶助人認作一種責任講論的你？我時常看見過死，以醫生的身份，我像：像一個臨牀診治的症，一種事實，看見過死：我可以說研究過死，可是以人的身份，我祇有一次看見過死，在當日，在一個夜裏，我才深深感覺到，我才分享過死的極度恐怖：在這個可怕的夜裏，我在我的椅子上絞盡腦汁去發見，找到，發明一種東西可以止住那種流着，流着，和流着的血，可以抵禦那逐漸臨近而不能把它從臥牀驅開的死。你明白作醫生是怎麼一回事麼？知道種種疾病的一切——有着幫忙別人的責任，像你說得多麼對的，可是却在一個死者的牀頭一籌莫展，知道而沒有一點辦法：知道一件事情，這件即使你可以把所有的脈管從你的身體扯出來，你也一點不能幫忙的事見情：看這一切可憐的血管一個心愛的的身體流出來，看見這個身體受盡痛苦的磨

難，感覺一個急促的脈搏，這脈搏同時停息着：在你的指頭底下溜開，做一個醫生而什麼都不能夠作，什麼都不能夠作：在那裏坐着和半吞半吐的說着一個隨便的禱文，像教堂裏面的一個迷信的老婦人，然後重又握緊拳頭咒詛你知道他并不存在的可憐的上帝，你明白這個麼？我：祇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怎麼：怎麼能夠在這樣的頃間你自己沒有死去：跟我在次日早上依然醒覺，起床，刷牙，和打一個領結：你怎麼還能夠生活下去，當你生活過我當日所生活的；當你跟我一樣看見過你為他掙扎和奮鬥的第一個人的呼吸，你想用你的靈魂的所有力量牽住的呼吸，這呼吸從你的指縫間溜過去：溜到不可知的地方裏面，愈溜愈快，一秒鐘快比一秒鐘，同時在你的發熱的腦裏你找不到什麼東西去維持你所寶愛的人的生命：

「而下面的事情還要來加重我的痛楚：我在她的牀頭的當兒——我給她打了一口嗎啡針去減輕她的痛苦，我瞧着她休息，她的兩頰火紅，火紅和蒼白的，不錯：我坐着的時候我覺得後面有兩隻眼睛不住的帶着一種可怕的固定看着我——僕歐盤坐在地上和呢喃着一些隨便什麼的禱文：當我的眼睛遇到他的眼睛的時候，沒有辦法講述這個：一種多麼卑屈的，多麼感激的東西在他的吧兒狗的目光裏面現出來，同時他向我高舉兩手像哀求我拯救她：你明白麼：向我，他向我高舉兩手，彷彿我是一個神是的是的：向我，沒有力量的可憐人，知道一切都

完了的：意識到在這裏跟在地上騷動的——匹蟻一樣沒有用處：呀！這個目光，它使我多難受，這種過信我的學識的希望，這種禽獸的希望：我許侮辱，踐踏這個不幸的人，因為他使我多麼痛苦：可是我知道我們是如何給對他的愛：給那種秘密，連在一起：他正在我後面，木然不動和縮做一團，像在窺侯着的禽獸是的：我才開口要一件東西，他便站在他赤裸的脚上一縱身，發抖着給我送上來：急不及待的，彷彿這件東西帶來一種真實的助力：帶來性命：我知道，他許打開他的脈管去救她：這個婦人是那樣的，她加於人們的威力是那樣的：而我呢：我連保存一點點血的力量都沒有：啊！這一夜，這個可怕的夜，這個在生死之間的沒有盡期的夜！

「接近早上她還醒過一次：她張開眼睛：在現在，眼睛裏面再沒有高傲或冰冷的東西：輕輕蓋着一層蒸氣和陌生的，它們向室內尋索着的時候，我在那裏看見熱病閃亮着：然後她瞧着我：她似乎思索，想起我面部的紋路：而猝然——我見到這一點：她想起來：因為恐怖，抵抗：一種敵意的，令人害怕的東西使她的臉緊張起來：她舞動着她的手臂好像她要逃走：遠遠的，遠遠的離開我：我見到，她想

着那件事情：想着我追蹤着她的時候。但是跟着來了反省：她較為甯靜的瞧着我，艱難地呼吸着：我感覺她想講話，說什麼東西：重新她

我使她安靜，俯身湊近她：於是她的受過折磨的目光長久的釘着我；她的嘴唇輕輕顫動着；她的聲音祇是正在息滅的最後的音響，當她說：

「誰也不會知道？誰也不？」

「誰也不，」我確信不移的說，「我答應你這樣。」

「但是她的眼睛依然是不安的；嘴唇灼熱的，她還能够不分明地講出這些話：

「給我起誓：誰也不會知道：起誓吧。」

「我舉起手像宣誓是的。她用一個：說不出的目光，端詳着我：那個目光是溫柔的，親熱的，感激的：真正感激的。她還想添上什麼東西，可是這樣於她是太難了。良久她輪着，兩眼合起來，完全因她曾用過的力而精疲力竭。

「跟着開始那件可怕的事，殘酷的事情：整整一個鐘頭，一個可怕的鐘頭，她依然掙扎着：到了早上才完結。」

他停住了講話。當船上的鐘使人在寂靜裏又聽到一下，兩下，三下粗笨的鐘聲的時候，我才察覺這件事情：三點鐘。月色成了較灰白些，可是另一種黃色的光輝早已飄搖不定的在空氣裏面發抖着，風時不時像一種微颺的輕輕吹拂着。再過半小時，一小時，跟着便是白天了，明朗的光輝抹去了灰色的黎明。現在落在我們的角落的黑影比較不厚密和比較不幽黯，我看見他面部的紋路比較清楚——他脫去他的

帽子，在他的光禿的腦蓋底下那張多憂患的臉更顯得可怕。可那對閃亮的眼鏡已經重新掉到我這邊來，身體僵直了，那個聲音接着說下去，語含調刺和斬截：

「在她，現在是完結了——在我可不。我單獨和那個屍體一起——還有，我單獨在一間陌生的房子裏面，單獨在一個不容許任何秘密存在的城市裏面，而我呢：我要保守一種秘密：對啦，請你好好設想一下那個情形：一個屬於殖民地最高尚的社會的婦人，健康十足，她前晚上還在總督的跳廳會裏面跳過舞，而大家忽然發覺她死在牀上：靠近她，一個她的用人據說會把他請來的陌生的醫生：屋裏誰也沒有看見她進來，也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她是夜間用一張昇床載回來的，跟着大家把門關好：而早上她是死了：那時大家才叫喚下人，一下子屋裏充滿了叫聲：轉瞬間隣居曉得了這件事情，全城知道了這個消息：那裏祇有一個人負着解釋這一切的责任：我，陌生人，在一個遠地的駐在所的醫生：好頑的處境，是不是？我知道我所蹈的危險。幸而我身旁有一個僕歐，這個明白我每一個目光的勇敢的聽差：這個有色的人，跟禽獸一樣蠢笨的，他也明白還要應付另外一個難關。我僅對他說過：「太太要誰也不「知道經過的事情」。他的眼睛釘着我的眼睛，在他的吧兒狗的潤濕的眼睛裏面可看到一種決心：「Yes, Sir (是的，老爺)」，他認，再沒有別的話。可是他抹去樓板上的血跡

，盡量把一切收拾整齊。而他的決心，正巧使我恢復我的決心。

「在我的一生，我從沒有在我身上集中過人是一種魄力，我後來也不再會有這種魄力。這什麼都丟了的時候，你像一個沒有希望的你當的掙扎着去搶救最後遺下的東西——在這裏，這是她的遺言，那種秘密。我帶着一種十足的冷靜接待那些人，對衆人都講出同一的杜撰的故事：那個僕歐如何，承她的命令出去找醫生，偶然在路上碰到了我。可是當我強作鎮靜講着話的時候，我等着一個不斷等那一個一切都要看他的意思的人：在我們能把那個死者和她的秘密藏在棺裏之前要來檢驗死亡的那個醫生：這是星期四：你別忘記了，她的丈夫星期六到：

「九時，我終於聽到了傳達那個政府的醫生。我喚他進來——他在官階上比我高，同時也是我的競爭者，這就是她對我帶着多麼蔑視的態度講及的那個醫生，而他也一定得知我的請調的要求。頭一眼，我便感覺到他是我的敵人。但是正爲如此我的力量才堅定起來。

「在前廳，他已經問我說：

「……(他說出她的姓)太太在什麼時候死的？」

「早晨六點鐘。

「她在什麼時候打發人去找你的？」

「晚七十一時。

「——你知道我是她的醫生麼？(下期續完)

# 改進

第五卷  
第六期

## 要目

抗戰建國四週年感言	陳儀
美國在南海的賭注	美國R·A·斯密士作 劉獨峯譯
從一八〇度子午綫論美日關係	李萬居
侵略戰爭中日寇的危機	蔡力行
蘇聯紅軍的實力	美國·新羣衆週刊 白瑛譯
蘇聯技術之發展	蘇聯·菲烈波夫作 白瑛譯
蘇聯國防經濟建設在極東	日本·東洋經濟新報 馮河清譯
鄉井(小說)	邵向陽

定價  
每冊零售·四角  
半年六冊·二元二角  
全年十二冊·四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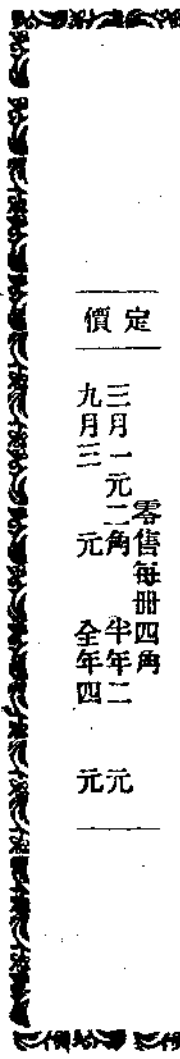
# 改進出版社發行

## 現代青年

第四卷  
第四期  
要目

卷頭言	「找」工作做與「等」工作做	文光
頭言	抗戰與學習	雲峯
	今後日寇的侵略路線	劉國棟
	遠東新形勢與菲律賓濱	高時良
自然科學之頁	愛因斯坦學說概要	歐陽月嫻譯
	空間的巡禮	李俊賢
	論文學者的材料是人	邵向陽
	編劇舉要(戲劇常識講話)	社菱
	西藏政教今昔談	明劍
	平淡的生活(小說)	也耶
	怎樣學習寫作	林白晞
青年	小販訪問記	沈虹
文學	紀念一個流浪死去的同志	增昌

定價  
三月一元二角  
九月三元  
零售每冊四角  
半年二元  
全年四元



福建省圖書雜誌審查處特准發刊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福建省企業特種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省營事業之一——

## 經濟部備案

資本金——壹千五百萬元  
 業務——本省工礦實業

**出產品種類**

材	器	信	電	具	工	器	機
張	紙	良	改	匹	布	細	粗
料	肥	效	特	革	皮	鞣	精
精	酒	煉	提	粉	麵	製	機
藝	工	術	美	藥	建	木	土
料	藥	工	化	力	電	給	供

寄即索函本樣書明說錄目有備多尙品出他其

永安辦事處	永安	福州辦事處	南平	浙江辦事處	金華	浦城通訊處	浦城	第一中心工廠	南平	印刷廠	南平	紡織廠	南平	麵粉廠	南平	造紙廠	南平	肥料廠	南平	皮革廠	南平	工藝廠	沙縣	酒精廠	建甌	煉糖廠	南平	器材廠	永安	煤礦廠	永安	永安電廠	永安	沙縣電廠	沙縣	南平電廠	南平	建甌電廠	建甌	龍岩電廠	龍岩	漳州電廠	漳州	仙遊電廠	仙遊	南平福利醫院	南平	南平福利小學	南平	南平消費合作社	南平	南平福利農場	南平	邵武福利農場	邵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期零售每冊五角

郵政信箱 南平第五號  
 自動電話 三〇四  
 無線電報 〇二一〇  
 總公司 福建南平